

筆記小說大觀

集

諧

沈起鳳著

鐸

上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四

四

四

卷之四
四
四

卷之四
四
四

清沈起鳳著

諧

鐸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諧譯提要

詞藻羅胸傾筐倒篋而出之每事附以論斷用懲
用勸亦莊亦諧淳于君隱語見長滑稽動聽東方
氏微辭厲諷俳笑優為自有千秋莫消稗官野史
喚醒萬眾如聆暮鼓晨鐘

敘

予秉鐸祁昌與 蕢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為鐸而蕢漁以有聲為鐸予之鐸以鐸為鐸而蕢漁以不鐸為鐸蓋予不善諧而蕢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并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徇何況於諧予曰予卿甚事蕢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蚧蕢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於意云何蕢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諧耶鐸耶其蕢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蕢漁之諧鐸以鳴時

乾隆辛亥仲秋下浣星巖愚弟殷傑

莊生放達秋水馬蹄屈子離憂女蘿山鬼雖屬寓言之義終非垂教之書至若干賢搜神齊諧志怪更馳情乎幻渺覺涉筆於荒唐 嗜漁大凡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傅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罟盡樂飯依有禪人心無慚名教藻初遊宦海舊托名山鮑既繫乎同方荆共班於一室偶離繁牘笑啟巾箱閒詣經帷偷翻枕篋得預元亭之秘盡窺鄴架之奇嗟乎段成式之明經諾皋垂記董仲舒之嗜學繁露名篇惟得綆於真源始扶輪乎大雅文非妄作事豈無稽僕軼掌於簿書乘五夜翻兔園之冊君主持夫講席借六經織魚網之詞時

乾隆重光大淵獻相月既望寅愚弟韓藻謹序

諧鐸目錄

卷一

狐媚

虎癡

雞談

獺祭

蟻封

龜鑑

兔孕

雉媒

卷二

屏角相郎

筆頭減壽

討貓檄

祭靈文

隔牖談詩

垂簾論曲

考牌逐腐鬼

妙畫代良醫

卷三

嬌娃皈佛

窮士扶乩

老面鬼

遮眼神

燒錄成名

讀書貽笑

鏡戲

帖嘲

一錢落職

兩指題旌

卷四

酒戒

色戒

財戒

氣戒

俠妓教忠

雛伶盡孝

白婦殉節

營卒守義

桃夭村

荆棘里

卷五

惡錢

奇婚

洩氣生員

換形乞勺

菜花三娘子

草鞋四相公

訟師說訟

名妓沽名

泥傀儡

石巖窟

卷六

上清宮除妖

森羅殿點鬼

蘇三

萬九

奇女雪怨

達士報恩

夢中夢

身外身

香粉地獄

面目輪迴

能詩賊

識字犬

卷七

有根女

無氣官

鬼婦持家

鄙夫訓世

蟲書

獸譜

黑衣太僕

巾幗幕賓

鮫奴

犬婢

卷八

棺中鬼手

鏡裏人心

孟婆莊

十姨廟

車前數典

驢後談書

死嫁

生吊

術士驅蠅

壯夫縛虎

卷九

朝吳蒙

賽齊婦

村姬毒舌

醮婦冰心

地師身後劫

節母死時歲

頂上圓光

掌中秘戲

眼前殺報

腦後淫魔

卷十

道人神相

和尚婆心

蟋蟀郡

蟋蟀城

鬼嫖

神賭

夢裏家園

命中姻眷

臭桂

祥鴉

卷十一

老僧辨奸

青衣捕盜

正士驅邪

惡客除淫

芙蓉城香姑子

掃帚村鈍秀才

三杖懲奴

片言保赤

盜師

鬼婿

書神作祟

病鬼延醫

卷十二

南部

北里

貧兒學語

才士懲驕

卜將軍廟靈籤

况太守祠履夢

怕婆縣令

搗鬼夫人

呂仙寶筏

大士慈航

奎垣真像

天府賢書

諧錄卷一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狐媚

平陽范氏廢園。故多狐。有寧生者。性狷介。日淫於書。因暑月懊悶。假園亭以憩。友勸阻之。寧笑曰。是何傷。狐所狹以媚人者二。貪淫者。媚以色。貪財者。媚以金。我兩無所好。惟好架上書。媚術雖工。過我亦不售矣。友漫應而去。飯後卧北窗下。見女子從屏後出。竄心知其狐。假寐以伺。女指架上書。驟然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是兒獨學寡聞。將為勤學死。寧起叱曰。騷野狐。曳尾適耳。敢妄言。女亦叱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汝果讀書明理。當知我家祖德宗功。何敢妄為譏議。寧曰。憑城作祟。假虎樹威。汝輩長技耳。祖德宗功安有哉。女曰。汝日讀書。而不知大禹娶塗山之事乎。綏綏龐龐。昌都成室。是祖德也。有商之季。移家西海。適文王遭羑里之囚。散宜生訪先人於敝廬。脫青翰以解之。赫赫宗功。垂諸史冊。子何未之深考。甯曰。是誠有之。但汝輩篝燈弄論。卧榻宣淫。終非善類。女曰。死則正邱。大聖猶羨其仁。穴則知雨。漢儒尚缺其智。况有形九尾德。至乃來山海名經。言之鑿鑿。汝誠讀書而未得其解耳。寧疑想久之。肅然致敬曰。始吾以汝等為不足齒之儉。今聞高論。願為書友。女笑諾之。晨塗暝寫。日共校讎。

偶坐荷亭。點周易。女忽問曰。有天地一章。作何解。寧曰。上言離者麗也。麗則男女交感。宜受之以感。而感不可言。受故復從天地說。到夫婦之道。而受之以恒。女笑曰。然則男女交感。聖人所諱。言乎。甯曰。然。女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何說也。言畢。星眸斜睇。杏靨微紅。甯魂搖志奪。應聲而答曰。卿有意乎。請卜諸易。女隨手占得未濟。甯曰。未濟。征凶。事不諧矣。女曰。小狐濡尾。雖不當位。剛柔應也。何害。甯感之。自此遂同寢處。不半月。神疲氣殆。漸不可支。友過而詰之。寧萬方自諱。入夜。女來。甯以病告。女曰。君著書辛苦。故日就羸瘠。文園善病。安知不因封禪一書。不然。茂陵姬且未聘。何由得消渴疾哉。甯深以為然。遂擗棄丹鉛。日與女圍坐一室。又匝月。病體益深。沈綿牀褥。友復過之。寧漸吐其實。友歎曰。君中媚人之上策矣。以色媚人者。色衰則愛弛。以金媚人者。金盡則交絕。惟陽竊君子之行。陰播小人之譎。擇所好而投之。媚之術愈變。而媚之毒愈長矣。甯愀然悔悟。友急喚與人。星夜舁歸於家。女亦遂絕。越半載。寧病瘞死。遺書散佚。後不可考。

鐸曰。此朱門上客。一面照心鏡也。打破天下人多少衣鉢。亦是我輩大罪過處。

虎癡

秦川女子霍小娘。有姝色。父與豪右某爭田界。以他事誣諸官。竟斃於獄。母痛哭曰。家無男

子誰為父復讎者。恐白骨冤埋。終作千秋黑獄矣。女含涕而進曰。兒不肖。髮齡稚齒。不能作趙家娥。有得讎人而殺之者。兒願執箕帚事之。母鑒其誠。日以其言。禱諸西山之麓。一日聞某入城。祝縣令壽。路出西山。虎突起於前。嚙喉而斃。母女方額手慶。忽一虎曳尾而來。徑登堂上。母女變色卻走。虎徘徊瞻眺。殊無惡意。母闔扉而語曰。今日殺某於道者。非汝也耶。虎領之。母曰。蒙君仗義。雪我前讎。莞莞母女。定當香花頂禮。用酬大德。未識降臨玉趾。意欲何為。虎怒目而視。似憎其爽約者。母曰。汝以我食言耶。息壤在彼。本宜敬將幼女侍奉裳衣。但起居寢食。彼此道殊。安得竟成伉儷。况我年近桑榆。家無蘭玉。方將倚婿為活。汝為地下人報怨。獨不為未亡人施德乎。謹陳衷曲。乞賜矜全。虎聞其語。神彫氣喪。垂頭欲出。而一步九顧。依依不捨。女慷慨而前曰。君且住。妾有一言。幸垂明聽。妾前以身相許。豈敢昧心。想衾裯之共。君亦知其不可。如不忘舊約。當掃除一室。與君終身相守。存夫婦之名可也。虎首肯再三。欣然嘉納。女乃導虎入帷。營菟裘於繡榻之旁。食則同牢。居則同室。女晨起理妝。虎必潛身廕次。側目偷窺。夜俟女卸裝登牀就寢。始伏於牀下。竟夕不寐。恐以鼾聲擾其清夢也。有時甘旨不給。則銜鹿脯以進。或抱小恙。焦思躁急。盤旋室內者。無停趾。病愈始歡躍如初。女習以為常。而母氏因年邁無依。時咎女之失計。而過虎禮貌亦衰。虎一夕竟去。母欲為擇婿。

女曰背德不祥。負恩非福。况女子以心許人。豈必作形骸之論哉。執不允。後女以鬱疾死。停柩堂上。虎忽嗥哭而來。淚下如雨。送殮者皆見之。繼埋玉於祖塋之側。虎一日巡視者三。春秋令節。輒銜山果以奠。越三載如一日。母貧乞不能自活。虎猶日取山獐野兔存卹其家云。鐸曰。有情癡者必無傲骨。虎而癡。是失其虎性矣。然一言不合。掉頭竟去。不依然虎性之難馴乎。癡而能做。是為真做。傲而能癡。是為真癡。

雞談

吳郡婁門外雞坡。吳王牧雞處也。至今居人以養雞為業。有祝翁者。養雌雄兩頭。一夕聞墻下喧呶不已。怪而聽之。聞雄者曰。爾我蒙主人養。養數米而食。鑿垣而棲。有何不樂。而膠膠膊膊。終夕絮聒。雌者曰。我怪汝喜。則宛頸懼。則斷尾。全無一點丈夫氣。而猶絳冠金距。驕人昏夜。能不使人氣憤。雄者曰。夫不雄飛。妻終雌伏。汝何所長。而翹我短處。雌者曰。堂上爭蟲籠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誰。况秦穆公得我而霸諸侯。百里奚仗我而邀富貴。汝惟與宋處宗輩。作窗下清談。否則溝畔塗膏。鏡中學舞。恐曹阿瞞棄之不惜。尚得牛刀一試。冀他年大用也哉。雄者曰。汝真所謂但知雌守。未覩雄風者也。我所以勝於若輩者。全在一鳴驚人耳。祖述聞我而著先鞭。燕丹效我而脫奇禍。至於齊宮警夢。用佐賢名。楚子乘車。不愆兵法。

奇功偉烈炳耀千秋。此田饒以夜不失時。尊子為五德之冠。汝牝不司晨。又安知我為一世之雄乎。雌者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自子以後。請先子而鳴。雄者曰。惟家之索。恐操刀者隨其後矣。陰乘陽位。非以獲福。實階之禍耳。雌者曰。爾勿言。我先聲一奪。當使望氣者尚求其雌。而天下羣雄聞風卻步矣。雄者竦然而退。自此雌者無夕不鳴。家人以為不祥。殺而烹之。祝翁歎曰。翰音登天。何可長也。况其位之不當乎。罹於凶也宜矣。

鐸曰。太元經有云。雌雞晨鳴。雄雞宛頸。陽衰陰盛。其積漸使然耶。願天下處閨房者。持子雄辯。壓彼雌風。毋柔聲下氣。養同木雞也。

獺祭

大江之濱。有靈物焉。其名曰獺。一日遊於北岸。過林中之鷗。集於磐石。相聚而語。鷗曰。君善捕魚。我善捕雀。而雀之見我者。往往噉音駭翼。電流星散。以至十不獲一。不知君觀魚濠上。能聚族而殲否。獺曰。魚之畏我。猶雀之畏君耳。豈盡惡生樂死。而願入枯魚之肆者。鷗曰。吾聞君毆之使去。復招之使來。操何神術而能若此。獺曰。世傳我別有一手。如道家役鬼之法者。妄也。虎有鈎爪。犀有駭角。狐有媚珠。猓有脆骨。皆志怪者所附會。造物仁慈。方使子角者去其齒。予翼者兩其足。肯令我輩添牙益爪。窮兩間之物類乎哉。鷗曰。然則奈何。獺曰。我所

以毆之復來者。因取之時。未嘗過戕其類。坐而逸獲。若出於不覺也者。彼以為無患而過我。於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此欲擒故縱。欲貪故廉之說也。鸚曰。君言是矣。但鳥之狡。有甚於魚者。魚性最馴。不過隨波逐流而已。鳥之中如鳩。以婦守。雁以奴巡。杜鵑以倒掛而善防。鸚以能言而巧避。他如雀常入幕。燕必處堂。鵠依佛塔之鈴。烏傍賈船之楫。種種機心。弋人何篡。二時迭起於前。不於此時盡掩其羣。而縱之遠逝。不亦悔之晚乎。獼曰。君之志則大矣。然何如留無盡之藏。為他日屬餐地乎。言未已。百鳥橫空而來。鸚攫得四五頭。餘皆竄入林中。鸚意不能舍。奮翼逐之。適射生兒潛伺於側。伏機一發。鸚先貫項而死。獼哀其愚。設祭於江之北岸。招魂而告之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惟我與爾。以殺為田。廉則寡取。貪則同捐。何子不悟。齋恨重泉。吾今輟業。濯手江邊。甯朽其腹。勿喪其元。貪人敗類。自古皆然。凡百君子。請視此鸚。

鐸曰。聚族而殲。鸚則毒矣。而欲貪故廉。獼之陰謀更毒也。乃天獨報於鸚。而不報於獼。豈咒魚入鉢。佛門所不禁耶。亦江頭懺悔之功也。

蟻封

吳俗田房交易。作中者名曰螞蟻。有賈老者。業此三十餘年。家小泰。買竈下婢。生一子。乞孝。

廉褚紹推算之。褚善謔。口多微詞。戲之曰。查令郎英造必大貴。汝當作封翁。賈老曰。我輩執業卑微。何得名通仕籍。褚正色曰。是不然。古者蝎號將軍。螿稱正字。蝶封香國粉侯。蜂擢花臺刺史。諸蟲皆貴。安見蟻命之獨賤乎。况道在螻蟻。蒙莊羨之。所望蛾子時術之耳。賈不知其戲。述孝廉語。誇示同儕。衆舉手賀曰。淳于棼燒到指頭香。帶挈百萬螻蟻一齊升天矣。賈大喜。日以封翁自負。兇性慙。年十八。惟大學三頁。粗能成誦。人問曰。令郎讀左傳否。賈曰。左傳已熟。今聞讀右傳矣。蓋日聽其誦右傳首章。右傳二章故也。兇年二十。頑鈍如初。賈恐前言不驗。復質諸褚。褚笑曰。雖有貴命。何其速也。蟻五年而黑。十年而赤。三十年而白。是有定數。子姑待之。賈唯唯。後兇日荒於賭。漸至廢學。會八旬壽誕。衆客登堂稱祝。褚亦在座。賈復理前說。褚曰。君頭銜已貴。何必倚佳兇博封誥哉。賈問何銜。曰。中人科中人。陞賈田司主事。外擢合同府知府。例封文契郎。晉封草議大夫。衆客闋堂。子亦匿笑。褚曰。汝他年得叨父蔭。不作茶館大使。亦當作交易府錄事也。賈始悟其戲。而封翁之想乃絕。

鐸曰。吳人誚官卑曰螻蟻。大前程。然畢竟前程亦從螻蟻上來也。豈必西京記中。勢通館閣。南柯夢裏。貴埒侯王。始識前言之非戲哉。賈老之不驗。殆所謂蟻慕羊肉。羊肉不慕蟻耳。漆園吏之言。更刻於褚子。

龜鑑

九江某以風鑑起家。求田問舍。富甲一郡。同業者爭謁之。叩其挾何妙訣。而所投輒利。道階下。龜蹙蹙而來。某指而笑曰。是吾師也。汝等問計於我。不如問計於龜。同業者詢其故。曰。吾所挾以遊世者。皆此物之教也。同業者曰。相法與龜法。若是班乎。曰。非相法之班於龜也。風鑑一道。行之最難。必現龜身而說法耳。衆請竟其說。曰。我等挾術以游。不借大人先生之力。何能到處逢迎。某翰林某閣部。餽其家奴。納交門下。此名靠背硬。蓋龜之恃以衛身者。全在此。錚錚鐵背耳。龜入門最難。朱門高檻。誤趨則蹶。我鑽得三尺薦函。一行名帖。以作先容。此名趁腳進。得門而入。無傾跌之虞矣。其入門也。趾高氣揚。固為貴人所惡。脅肩諂笑。亦為僕輩所輕。必蹣跚徐步。厚重不佻。如龜之曳於塗者。此名扯架子。前果後獵。左倪右若。皆龜之體也。繼而談相偶然適中。則學龜之昂頭掉尾。自鳴得意。此名軟火團。使會其意者。知相法既神。酬儀宜倍。如言不中。殺則學龜之卷尾縮頭。悄然而遁。此名便好休。有慕我名者。且留作後圖。再高聲價。他如客寓不必求寬。如龜之入洞。即可藏身。旅飯不必茹葷。如龜之伏土。使能果腹。龜俯者有靈。過忌我者必鞠躬。龜寢者無息。過罵我者且忍氣。結二十八宿之黨。用七十二鑽之技。六眸盡瞎。四足猶忙。由是龜窟反為金穴。而風鑑之道行矣。此吾所以悟。

道於龜者也。爾等盍以龜鑑。衆齊聲歎服。而墜下龜。仍蹙蹙而去。

鐸曰。嘗讀史記龜策傳。而知南辰北斗之說。為卜者言之。而相者不與焉。迺此君悟道於龜。豈李固足履龜文。李嶠耳傳龜息。亦相經所載者乎。舍我靈龜。何以相天下士。

史孕

俗傳嬰童為兔。不知始於何時。襄陽韋生豪族也。寵姬四人。分四院以居。後眷一童。名紫兒。終年不履內院。日與紫兒坐書室。調笑為樂。又得仇十洲所畫左風懷祕戲。按譜行雲。照圖作雨。後庭花滿。視溫柔鄉不在釵叢中矣。西院姬名阿紫。美而黠。與紫兒通。而韋不知也。一日韋他出。阿紫出簾下。招紫兒私語曰。自與君接後。紅潮不至者百日矣。主人經年不御。倘一旦臨辱。諸婢子持我短長。寧仰藥以求死耳。子盍為我計。紫兒曰。我籌之熟矣。斷不誤卿。亡何。韋自外歸。與紫兒共朝膳。甫一舉箸。鬢眉捧腹。忽作嘔逆狀。韋急起擁之曰。昨晚花陰露坐。脫脚半臂。以致寒侵玉骨耶。紫兒曰。非也。自蒙君雅愛。懷娠者三月餘矣。韋大駭。繼而笑曰。雄雞抱卵。牡馬生駒。今古未聞。子勿以此相戲。紫兒曰。君不知耶。我見君中年乏嗣。而又棄彼膏壤。耕我石田。何日芝生蘭茁。因私禱諸海棠祠下。願得轉男作女。為君延一綫之祧。今果神明鑒察。早晚為君抱子。而猶以我言為戲乎。韋大喜。拍背而語曰。不入兔穴。焉得

兔子從此守株而待。不必更營三窟矣。由是日復一日。將及阿紫分娩之期。絮兒曰。生兒外寢。殊不雅觀。乞移我於內室。韋高諸他姬。皆負氣不允。時阿紫托疾卧繡榻中。招韋與語曰。自君貪戀頑童。三年不踐閨闈。今急而求之。無怪渠不應也。如欲居我西院。君必裹足如前。無許往來蹀躞。俟彼免身後遺事可也。韋笑曰。汝擯我作門外漢。意欲藏盜於室乎。阿紫曰。彼弁而釵者。直可認作姊妹行耳。君如見疑。我亦何必瑣瑣。韋出與絮兒語。絮兒曰。此善策也。男兒生產。本駭聽聞。今移我於西院。一旦臨盆。假言是紫娘所出。不至紛騰物議。貽後日佳兒之玷。韋亦拍掌稱善。遂移絮兒於西院。自乃獨宿外廂。一夕傳言絮兒腹痛大作。急喚家人。往招收產。而呱呱一聲。房內誕麟兒矣。越半月。絮兒綳嬰孩而出。視其儀容。與絮兒酷肖。呼之曰。似娘兒。而不知實似其父也。因絮兒無乳。屬阿紫以米汁飼之。而終日乳香噴溢。韋亦不詰其所自來。一切瑤環繡葆。皆取給於阿紫。偶有微恙。阿紫必令心腹婢。抱入閨中。百方調護。韋以為不妒。轉羨其賢。嘗戲謂絮兒曰。兔生鳥覆。真癡兒之福也。絮兒亦戲曰。撲朔迷離。雌雄莫辨。君亦顧兔而未能相鳥者矣。後韋以淫慾無節。中道而殂。諸姬星散。絮兒與阿紫竟成夫婦。俟兒成立。收其遺產。遷居冠蓋里。稱富室焉。

鐸曰。男子後庭生育。天下可廢婦人。俞華麓乃戲言耳。愚者以戲為真。卒至兔窟初成。鸞巢

盡覆。故豪而孕。實忘蹄者成其狡也。慎子曰。積兔於市。過而不視。其齊家之微義乎。花下
卯宮。草間兔種。怪父兮生我。誤踐其形。學母也天。只別通其竅。將乾代濕。化臭為奇。失肩背
於當場。帖腹心於暗室。海底奮探珠之爪。翻則為雲。腦後下刺繡之鍼。覆堪作雨。於是好龍
狎客。鑽李狂徒。玩稚子於股間。屈英雄於胯下。偷開寶庫。虛張陽貨之弓。巧借南風。直送滕
王之閣。始則拾人餘唾。繫烏道以塗紆。繼且困我坡心。穿魚腸而甲透。差異女兒浦口。橫決
紅潮。正喜童子場中。倒拳赤幟。深入不毛之地。幾忘傷股之凶。歷黃花谷之路難。懼黑松林
之樹倒。拔蒿而去。漁父出桃源洞乎。摩頂而來。居士聞木樨香否。而且華元棄甲。攪亂于思
輩老閉關。郎當禿箭。迴看鴻溝水溢。難尋廁上茅公。忙將秘篋符偷。權代屎頭陳媽。真貽羞
於牛後。亦見嫉於蛾眉。嗟乎白面郎君。袞袞穿禪之虱。黑鬻公子。紛紛帶刺之蜂。妾婦道窮。
男兒氣喪。所望鞠躬而退。出窮袴于車中。無復背道而馳。等牽船於岸上。服上刑則斷其雞
尾。敢效被底鴛鴦。從未減則卻彼蒸豚。任泣河中魴鯉。蓋因小人難養。况兼女子身來。須知
鑿井徒勞。還是耕田計穩。毋使艾豕入室。盜我嬰豬。以至狡兔突圍。牽其犬子。前車可鑑。早
隄防東閣之奸。後戶難開。莫輕啟北門之鑰。

雉媒

諧

鐸

卷一

六

太原穆翁。參鳥為業。七十而鰥。慨然作求凰之想。而百計央媒。無一報命。敦促之人笑曰。乘龍嬌客。盡擇英年。今髮欲黑。而君反白。面欲白。而君反黑。是誰以繡閣嬌姿。侍老壽翁杖履耶。翁大恚。取籠中鳥盡放之。負氣出游。一日竄叢谷間。四圍蒼莽。無可問塗。忽有白雉。矯翼而飛。投山南而去。翁蹟之。山盡處。倏有村落。槐陰蔥茂中。亞字墻垣。連亙百步。左則圓扉洞開。翁疑為大家宅第。不敢通謁。潛身而入。有四女子笑語而來曰。今日天氣晴佳。盍一作踏竿之戲。牽紅攀綠。連次而登。一女子著退紅衫。綠衿翠袖。背花不語。眾曰。阿鶯癡耶。昨桑夫人作燈花卜。一頭四蕊。謂我等今日必有奇遇。然風流嘉會。彼此同之。汝何先為癡想。正嘲笑間。瞥見翁藏身花下。譁然曰。紅鸞未照。南極星犯花宮矣。翁初入釵叢。心搖目眩。欲自陳蹤蹟。又拙於語言。但倚花朵立。撫弄白髭而已。內傳言。桑夫人來。四女子捨翁環立。夫人問曰。嬌客來乎。眾曰。那有嬌客。只有老物。夫人指翁笑曰。此即汝等婿也。三女子不顧而唾。迴身盡散。獨阿鶯依依夫人肘下。夫人曰。鶯兒頗有慧心。勿學癡婢子。以貌取人。與人拗氣。因導翁入內室。笑謂翁曰。若輩少吳氏之苗裔也。瑣尾流離。鷓鴣寄於此。與足下夙有機緣。故占鵲喜。竊附鸞交。願足下勿以鳩盤為醜。而且作待闕鴛鴦也。翁唯唯。於是鳳頭燈照。鴨舌香燒。孔雀屏前。與阿鶯明成嘉禮。三女子伏屏底。以窺啞。啞匿笑曰。好箇鞦韆。佳婿。絕似章家。

郎揀得碧鸛雀耳。明日夫人出紫椹凡一合。付阿鶯贈翁。翁咬之。三日而盡。不半月。面黑者盡白。髮白者盡黑。頰下鬚亦墜落無遺。攬鏡一照。髮鬚三五少年時也。三女子聞之。攜酒稱賀。綵衣翩若。軟語鉤輒。叩其名。始知長為鶯娘。次翠娘。三燕娘。燕娘體最佻。好張雙袖作迴風舞。又或故作欹斜。投入懷裏。翠娘亦時拂衣桁以逗引之。鶯娘稍矜重。而緣酒迷心。亦復戲彈脂血。倒掛蓮鉤。天態游詞。百般交作。翁方新負少年。左偎右抱。幾欲先弄大姨。後弄小姨。鶯娘意不能堪。指翁而誚之曰。汝初得斷鳧續脰。遂欲一箭雙鵰耶。三女子亦作色曰。半箇月新婦子。便學作護窠雞。豈我輩鴟鴞。遂毀爾家室乎。鶯娘拂袖而起曰。始則唾之。繼則飮之。真烏合之衆也。我不能食。倉庚炙為爾等解妒。燕娘曰。汝勿弄如簧之舌。我涎涎翹尾。張公子且曾見慣。肯借鄰烏覓華胥之夢哉。翠娘曰。醋娘子亦太作喬。姊妹間不過作蘭茗之戲耳。鶯娘曰。渠既自啄其肉。我等不如歸去。曳其袖悻悻欲去。而夫人卒至曰。汝等皆不整羽毛者也。嫌老則獨讓鶯棲。愛少則競圖鳩占。本應感同鷓鴣。姑念孟家鴻業。共有前緣。鶯兒且拋冤作德。釋怨同歡。自今伊始。弋雁翱翔。毋得再生謠咏。三女子雀躍而前。齊聲謝過。夫人亦去。競酌酒為鶯娘陪禮。笑曰。我等鴉皆捺人。幸妹子無忘鳳諾。鶯娘亦曰。但得阿姊始終翼覆。妹何敢獨效于飛也。翁聞其言。格聲一笑。眾曰。汝圖一箭雙鵰。今得一衾四鳳。

恐水中鷓鴣。啖不慣。幾許天鵝肉耳。自此日則比翼。夜則交頸。四女子從無閒言。忽一日。夫人失色而來。曰。大樹傾矣。速遣郎回。四人握手嬌啼。不忍遽別。夫人遣素衣婢促之。鶯娘曰。甯同萬死。碎羽翼。不忍雲間兩分張。真我今日之謂也。翁亦戀戀不行。婢曰。我送君來。還送君去。強留無益。恐同被覆巢之禍耳。不得已。垂涕而別。出門數武。迴見宅第全墟。但見桑樹一株。垂陰半畝。有伐木者。執斧其下。四鳥集桑樹間。哀鳴悲噪。方欲詰諸其婢。轉瞬化為白雉。騰空而逝。因念桑夫人之德。哀諸伐木者。留其株本。問道而還。

鐸曰。如皋一射。賈妻含笑。則雉之為物。專調停人閨閣事也。然牧犢子七十無妻。未嘗感其雉。朝飛一曲。為之作合。若穆翁者。殆由開籠放鳥之德歟。

情魔書癖兩相纏。帶我溫柔預為先。何似語言文字外。一齊解脫野狐禪。

銷磨傲骨為情癡。掉首歸來好自持。冷笑丈人峰下客。年年畫虎買胭脂。

長舌傾城可奈何。由他子夜盡情歌。伏雌畢竟操刀割。輸與雄雞斷尾多。

昨宵有懶哭江濱。楚些聲中不忍聞。多少貧夫林下葬。題詩何處弔秋墳。

鳳語鸞封志未灰。莫嫌村老太癡。腰間金印懸如斗。都自南河郡裏來。

不作朱門白項烏。願甘曳尾辱泥塗。黑衣參透麻衣訣。許負先生也負圖。

迷離撲朔不堪題。詆却雄豪且並栖。狡窟營威香閣閉。可憐得鬼已忘蹄。
雉子斑斑翠尾張。鯨魚引到合歡堂。楚人路上如相遇。莫惜千金買鳳凰。

受業洪詔恩謹題

諧錄卷二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屏角相郎

綰瑄。江陰貧家女也。工詞翰。兼好讀相人書。決人禍福多奇中。年及笄。母氏將字之。綰瑄曰。兒相薄。不宜主人中饋。母誠愛我。但賦小星可矣。母以其言多中。許之。而爭聘者日踵於門。母氏令從簾隙以窺。俱不當意。母曰。癡婢眼太高。若輩中甯無一有福兒郎耶。綰瑄曰。非此之謂也。母詰之。淚盈盈欲下。遂置不問。許漢洪生。才士也。愛君山之勝。客於江陰。聞綰瑄名。登堂求聘。綰瑄適簞錢屏角。望見之。入謂母曰。堂上客真兒偶也。母出見。諾之而去。緣問曰。是子相若何。綰瑄曰。氣清骨秀。非凡中人也。然太清則薄。太秀則削。恐不永年耳。母愕然曰。彼既不壽。汝何獨有取也。綰瑄泫然曰。兒昨攬鏡自照。柳眉侵月。梨靨添渦。三年後必合。孀居。郎相不利建寅。是真短緣適合。違之不吉。母氏幸勿憂也。繼而洪別營金屋。擇日以禮迎之。結褵以後。相得甚歡。洪善繪事。長箋短幅。酬應不遑。甫一脫手。綰瑄即題詩其上。猶記其題。並頭蓮一絕云。水雲鄉裏見溫柔。多少癡娃蕩畫舟。江上孤鶯勞寄語。背花飛去莫迴頭。傷心之讖。見乎詞矣。一日坐花下。折短箋作觴政。有並蒂花並頭花連理花葉底花諸名。

色拈得者道絕經兩句。合意者酬以香茗。否則駢兩指擊腕為罰。綉瑄拈得並蒂花。曰。庶幾夙夜妻子好合。洪昵而笑曰。夜合一語。妙出天然。真慧心人也。繼拈得並頭花。洪曰。宜爾室家。男子之祥。綉瑄曰。宜男有慶。彼此同之。如卿言。亦復佳耳。復拈得連理花。綉瑄曰。道阻且長。春日載陽。洪曰。長春兩字。連理成文。亦巧合矣。又拈得葉底花。洪曰。伐木丁丁。其香始升。綉瑄笑曰。木香固登花譜。君何以第二字聯合。洪笑曰。此乃所謂葉底花也。已而問曰。卿前言並蒂花。不知三百篇中。尚有幾許。綉瑄曰。駕彼四牡。頗如渥丹。朝宗於海。蔽芾甘棠。想盡之矣。洪曰。我尚有一聯。綉瑄請問其說。曰。亦孔之將。彼黍離離。綉瑄愀然曰。花前儂倚。歡會正長。何至說著將離。倚欄癡立。凝眸欲涕。洪方溫言勸解。而家中催歸符至矣。迫於父命。不獲已。草草束裝而別。綉瑄自洪之去。妝樓長闔。粉匣都收。終日對鏡沉吟。自觀氣色。一日擲鏡大哭。急呼母氏。為製續經。母曰。兒癡矣。洪家郎去後。且無一紙病書。何以決其必死。而作此不祥之物。綉瑄曰。以兒氣色徵之。斷不爽也。母終不許。易以練裙素服。而個中日夕。惟以眼淚洗面而已。不匝月。訃音果至。毀容絕粒。幾不欲生。有客將洪父命。憐其少寡。卹以數百金。勸令改適。母商諸女。綉瑄絕然曰。是何言。我報郎於生者日短。報郎於死者日長。且我之為孀婦。於相信之。我之為節婦。亦於相信之。世有面冷如霜。心寒於雪。而作東風別嫁者哉。

客驚歎而去。述諸洪君之父。大趨之。遂買舟具來。逆歸於家。妯娌間有乞其談相者。緘口不道一字。族中子弟。知其能詩。競出素練索句。俱以病辭。曰：女子有才。終歸無福。舊時結習。纖除盡矣。惟小鬟竊其題。洪君遺書。傳示其姪。詔恩得二十八字。曰：澹紅香白滿欄杆。一段春光畫裏看。展向秋窗渾不似。梧桐庭院十分寒。此雖吉光片羽。而讀之者。亦可哀其志矣。鐸曰：唐書載袁天綱相岑文本曰：舍人文才。必振海內。而頭有生骨。恐至損壽。今傳此法於閨中。以為擇婿張本。短緣適合一語。卓然定鑒也。苟廣其術。潘騎省寡婦賦。可無忽以捐背之恨。

筆頭減壽

中州女子鄭蘭芬。幼失怙。母鍾愛之。日令坐書塾中。牙籤錦軸。縱橫滿案。母常戲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但牝而不牡耳。蘭芬答曰：只要馳騁詞壇。猶勝劉家豚犬也。由是閨閣才名。噪聞里黨。嘗作錢卦。曰：錢利用貞。象曰：錢方正位乎內。圓正位乎外。方圓正。天地之大義也。錢有孔方焉。家兄之謂也。凡兄弟弟。父子子。夫夫婦婦。而錢運亨。運亨而家道定矣。象曰：金自火出。錢君子以內有物而外有光。初九。閒有錢。悔亡。象曰：閒有錢。來未正也。六二。无攸遂。在中。櫃。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藏也。九三。錢神嗚嗚。悔厲吉。錢奴嘻嘻。終吝。象曰：錢神嗚嗚。

將失也。錢奴嘻嘻。失家業也。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積在德也。九五。君子有錢。勿恤。吉。象曰。君子有錢。交相愛也。上九。有官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發身之謂也。晚香徐孝廉載入蕉窗賸話。談者艷之。婢阿康。性慧黠。一日。擷花園亭。久不至。蘭芬遣其弟五兒。蹟之。知為僕廖二所窘。復仿五子之歌。作規婢書。嘲之曰。阿康尸位。以逸豫。荒厥職。同人咸貳。乃盤遊無度。戲於寂寞之園。有窮廖二。因人弗見。狎於庭厥。弟五兒。奉主命。以從。僕於園之次。五兒大怨。述主人之戒。以作歌。其一曰。齊家有訓。人可勤。不可怠。勤惟家本。本固家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不聽予。一時兩失。禍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爾衆。慄乎若鐵索之馭六馬。為人下者。奈何弗慎。其二曰。訓有之。內作盜荒。外作淫荒。甘懶嗜頑。鑽穴踰墻。有一於此。未有不亡。其三曰。惟我高堂。有此義方。汝悖厥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巍巍我主。一家之尊。有禮有法。貽厥後人。吟詩誦賦。昔人則有。荒墜厥緒。誨淫絕恥。其五曰。嗚呼急歸。予懷之悲。人實誑女。女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苟悔厥過。來者可追。其巧思慧舌。大率類是。一夕坐燈下。作香粉春秋。未及數行。腕酥體倦。伏几而寐。瞥至一殿。上橫一金額。曰。六經大文章處。一人冕旒端坐。儒冠者數輩。校書兩隅。一人捧冊上曰。此揚子雲擬易。上座者曰。易自商瞿至田何。凡歷五傳。王弼主理。京房主數。總未盡探其奧。若輩何能妄擬。且渠已屈。

身新莽。雖有卓元奇字。不足觀也。又一人上曰。此張霸偽書。上座者曰。書自出魯壁。古文不傳久矣。梅賾二十五篇。略存其似。張霸何人。輒敢妄作。又一人上曰。此東廣微補亡詩。上座者曰。命義選詞。亦頗不乖詩教。然魚游清沼。鳥萃平林。純是晉人口角。何得妄攀風雅。又一人上曰。此劉歆集禮。上座者曰。河間贗本。辨者實難。考工一記。明是漢儒私擬。以補冬官闕略。又一人上曰。此何休春秋傳略。上座者曰。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殺梁痼疾。直妄人說夢耳。又雜陳刪魯論。非孟子等書。上座者勃然怒曰。擬莊反騷。尚屬小儒弄筆。乃割裂聖經賢傳。妄肆譏彈。當付拔舌獄。以彰孽報。言未已。一人趨座前伏。上座者曰。鄭夾漈爾欲何言。逡巡而對曰。康成輔翼聖經。自謂有功名教。不料閨中末裔。黠竄經文。作為遊戲。奈何。上座者曰。此侮聖人之言。罪宜加等。但念閨閣無知。折其壽算。以贖前愆。時蘭芬潛伏殿外。聞其言。心驚魄悸。下階一蹶。豁焉夢醒。燈下燒其舊橐。深自懺悔。後字同里某生。嫁前三日而亡。實侮聖言之報也。我輩以文為戲。能不舍旃。

鐸曰。酒是先生饌。女為君子儒。菜花妙舌。艷絕千古。然世上演牡丹亭一日。若士在地下受苦一日。安知非此橋公案發也。吾家湘人。曾作閨中月令。有口脂解凍。簾衣化為鉤。衣潤溽暑。粉雨時行等語。亦見慧心。而紅箋猶濕。黃土旋埋。自貽伊戚。夫復何尤。附記於此。為之一

歎

討貓檄

門人黃之駿好讀書。左圖右史。等諸南面百城。豢一貓。用以防鼠。視其色。斑斕如虎。羣以為俊物。置諸書架旁。終日慙卧。喃喃。若宣佛號。或曰。此念佛貓也。名曰佛奴。鼠耗於室。見佛奴。始猶稍稍斂跡。繼跳梁失足。四體墮地。佛奴撫摩再四。導之去。嗣後衆鼠俱無畏意。成羣結隊。環繞於側。一日。踏肩登背。竟噙其鼻。血涔涔不止。黃生將乞刀圭以治。予適過之。叱曰。畜貓本以捕鼠。乃不能翦除。是溺職也。反為所噬。是失體也。正宜執鞭垂而問之。何以藥為。命生作檄文討之。予為點定。其檄曰。捕鼠將佛奴者。性成巽懦。貌託仁慈。學雪衣娘之誦經。冒尾君子之守矩。花陰晝懶。不管翻盆竹簟宵慵。由他鑿壁。甚至呼朋引類。九子環魔母之宮。疊背登肩。六賊戲彌陀之座。而猶似老僧入定。不見不聞。他儻登場。無聲無臭。優柔寡斷。姑息養奸。遂占滅鼻之凶。反中磨牙之毒。閻羅怕鬼。掃盡威風。大將怯兵。喪其紀律。自甘唾面。實為縱惡之尤。誰生厲階。盡出沽名之輩。是用排楚人犬牙之陣。整蔡州騾子之軍。佐以牛箠。加之馬索。輕則同於執豕。重則等於鞭羊。懸諸狐首。竿頭留作前車之鑒。縛向麒麟。檄上。且觀後效之圖。共奮虎威。勿教兔脫。

鐸曰。昔萬壽寺彬師。以見鼠不捕為仁。羣謂其誑語。而不知實佛門法也。若儒生一行作吏。以鋤惡扶良為要。乃食君之祿。沽己之名。養邑之奸。為民之害。如佛奴者。佛門之所必有。王法之所必誅者矣。

祭蠹文

萬卷樓表叔蔣觀察藏書地也。宦游於閩。經年閉置。後告假歸籍。曝其卷帙。半為蠹魚損壞。因命童子搜捕。盡殺乃止。是夜樓中萬聲齊哭。幾於達旦。主人患之。予適借榻松韻軒中。因作文以祭曰。嗚呼。蠹兮。秉蟲之性而不集於羶。得魚之名而不躍於淵。遊乎文章之府。托翰墨以為緣。爾何不學白蟻之鑽鑿。與青蚨之化錢。謂書香之我嗜。願銅臭之長捐。吾聞爾祖脈望。羽化登仙。以詩書為弓冶。期無墜乎家傳。營書作穴。耕字為田。雖食古而未化。鑿其志之可憐。何期主人好事。物運屯遑。竟鈔同乎瓜蔓。忽盡族而並殲。共窗播毒。書林抱冤。識召禍之有基。吾請言其固然。穿經史以太鑿。斷詞義而不連。既毀章而裂句。亦脫簡而殘編。隱微軀於藝苑。肆魚肉之饒涎。等斯文之蠹賊。遂獲罪於聖賢。彼刀筆小吏。案牘窮年。竊爾生平之一字。輒舞文而弄權。爾宜悔悟。自省其愆。非主人之嗜殺。迺孽報之在天。賦草一束。墨汁半船。爾其享之。在此靈筵。勿為屬於龍蛇壁上。待轉丸於螭螂窠邊。筆冢纍纍。卜爾長

眠硯田廬。表爾新阡。招青蠅之吊客。驅蟻螻於下泉。果遊魂之無恙。乘蚊背以言旋。祭畢而樓中之響寂矣。

鐸曰。胥吏舞文。謂之衙蠹。而讀書中無是名也。然借文字為護符。託詞章以獵食。皆可謂之書蠹。或曰。此等詞義不連之輩。名曰書蠹。猶屬過譽。

隔牖談詩

水繪園。辟疆冒氏集諸名士。楔飲處。今廢為禪院。祁昌胡生文水。客如皋。賃僧屋以居。生負奇氣。為沈晉齋王西園諸前輩相器重。益自喜。嘗作述懷詩。有我豈妄哉。聊復爾。臣之壯也。不如人之向。予適見之。曰。此宋元派也。生氣不肯下。轉以詩學源流相詰問。予唯唯。生粲然曰。先生殆不屑教誨耶。拂袖竟出。予獨坐燈下。半炊許。暗中間嗤笑聲。叱問為誰。應曰。予此間地主。冒巢民也。與王祠花雀黃葉陳伽陵輩。魂遊於此。汝吳下阿蒙。輒敢高持布鼓。過我雷門。倘一言不智。定當麾之門外。予曰。冒先生餒魂無恙乎。如不見棄。乞垂明問。因大聲曰。古詩以何為宗。應之曰。四言以三百篇為法。而太似則剽。太離則詭。故東哲補笙詩。未脫晉人後語。五言自西京迄當塗。典午諸家。各有一副真面目。梁陳之際。體卑質喪。至唐陳伯玉輩。掃除顯慶龍朔之弊。獨標風格。七言權輿大風柏梁。洎乎魏宋。名作寥寥。初唐頗尚氣韻。

李杜出而始極其變。後有作者等諸自鄙無譏可也。曰：近體以何為宗。應之曰：陰何徐庾。五律之先聲也。延清雲卿。揣聲赴節。後來居上。王孟以淡遠並轡。李杜以壯麗分鑣。崔李高岑。七律之正軌也。賓客儀曹。態濃意遠。宗風克紹。沉花如鯨魚掣海。青蓮如健鶴摩天。至絕句。羌無故實。須求味於酸鹹之外。雖工部高才。未傳佳作。不得謂黃河遠上。蒲萄美酒。猶祭者可學步也。言未竟。忽厲聲高唱曰：我漁洋老人論詩六十餘年。以少陵詩史為宗。何物狂生。拈出司空三昧。教人廢學。因笑曰：公一代詩壇。千秋史學。何敢妄議。但落鳳坡弔龐士元。此題尚宜斟酌。正持論間。有自稱崔不雕者。自稱陳其年者。譁然縱辯。予曰：君王桐花之弟子耶。生前以黃葉著名。然丹楓兩字。辭義雷同。想君生平傑作。惟春水桃花一聯。差堪與芍藥薔薇抗衡耳。至檢討公加陵詞集。允堪追步。平蘇而梅花百首。亦止賺得雲郎捧硯。未必與枝高出手寒之作。同聲競響。而諸人猶紛呶不息。因拍掌大笑曰：冒先生相與得一輩詩人。到底樸巢一炬。餓填溝壑。惜哉。轉盼間。胡生長笑而來曰：先生不屑教誨。今已盡聞台命矣。蓋生欲聞予狂論。說屬同人暗藏牖下。作此狡獪伎倆耳。予大笑。生執贄門下兩載。談文之暇。旁及詩賦詞曲。而其彙不甚收拾。往往為友人竊去。劉又酷似其師。信然。

鐸曰：邊孝先曾為弟子解嘲。此則更同賓戲矣。師狂而弟子亦狂。師懶而弟子亦懶。狂不可

學。懶更不可學也。先生休矣。弟子勉之。

水以乙未春。僦雨香菴居之。為鍵關計。菴即冒園故址也。時夫子亦客雒皋。水執贄門下。相依兩載。丙申冬。挈家南來。遂隔師門。忽忽十有一年。歲戊申。夫子司鐸吾郡。越兩年。水自豫章歸。晉謁函文。又明年。召入學舍。授以鐙火。坐我春風者殆無虛日。暇時請觀詩文。全橐。并樂府套曲諸大製。悉辭以散失。惟檢行篋得諧鐸五十餘條。出以示水。卒讀之。遂進而請曰。先生其有救世之婆心。而托於諧以自隱。如古之東方曼倩其人者。曷亟付之梓。以是為道人之徇耶。比蒙許可。追憶舊聞。撫採近事。如千條。釐卷十二。斯條亦係開雕時補入者。記此見師弟淵源。二十年如一日。而水徒以家貧學無筆札依人。迴首勝遊。已成昨夢。嗟華年之不再。愧壯歲之無聞。其負孤吾師之玉成者不少矣。辛亥六月二十一日。受業胡文水謹誌。

垂簾論曲

李秋蓉。吳江徐公子寵姬也。有慧性。妙解音律。同里某生。小有才學。著傳奇。挾數種誇示徐公子。方談論間。而屏後笑聲忽縱。生又按拍而歌。屏後益笑不可支。徐微喝曰。曲子師在座。理宜敬聽。嘻嘻出出。是何意態。曰。箇兒郎煞不曉事。為我設青綾步障。斥之使去。亡何。有女

子坐簾內請客相見。生隔簾揖之。問曰：君所製傳奇南曲乎？北曲乎？生曰：近日登場劇本，有南有北，且多南北合套之齣，是非異曲同工，何能號稱製譜？曰：君知北曲異乎？南者何在？生曰：南曲有四聲，北曲止有三聲，以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內。製曲者剖析毫芒，以字配調，誰不知者？曰：君知北曲異于南者，僅在入聲，而亦知平去兩聲尚有不合者否？曰：未聞也。簾內者笑曰：君真所謂但知其一，莫知其他者矣。崇字南音曰戎，而北讀為蟲；杜字南音曰度，而北讀為妒，如此類者，難更僕數。且北之別於南者，重在去聲。南曲以揭高為法，北曲透足字面，但取結實，揣聲應律，未可混填。拘折天下人嗓子。生曰：一韻之音，亦有不同者乎？曰：不同共一東鐘韻，而東字聲長，終字聲短，風字聲扁，宮字聲圓。共一江陽韻，而江字聲闊，臧字聲狹，堂字聲粗，將字聲細。練準口訣，擇其宜而施之，製曲之技神矣。生唯唯。繼而問曰：君所遵何譜？曰：遵大成九宮，句繩字準，不敢意為損益。曰：所配何宮？生默然不語。簾內者曰：分宮立調，是製曲家第一入手處。富貴纏綿，則用黃鐘，感歎悲感，則用南呂，一隅三反，諸可類推。否則指水說炭，縱審音不舛，而對景全乖，製曲者之大病也。其他南曲多連，北曲多斷，南曲有定板，北曲多底板。南曲少襯字，北曲多襯字。選詞定局，自在神明於曲者。若夫五音四呼，收聲歸韻，此歌者之事，而不必求全於作者矣。生大駭，顧徐公子曰：不意君家金屋，有此妙

才勝張紅紅記豆多矣言未畢一人捲簾而出視之青衣婢也曰幸得婢學夫人本領止此否則娘子軍來汝能無受降面縛乎生大窘喪氣而出後公子父靈胎先生採閨中緒論著樂府傳聲一卷行世度曲家奉為圭臬云

鐸曰考樂譜鹿鳴之詩首章我為麋有為林嘉為應賓為南次章我為林有為南嘉為應賓為黃則諸律可已互通天下無一定宮調而度曲家必斤斤於工尺之間豈今之樂異於古之樂歟抑遷字就調可以恕古而不能恕今也

考牌逐腐鬼

婁東陳岳生築別業蓮橋之西工甫竣家人講傳有鬼陳疑其妄移榻居焉至夜見青衿者四輩結隊而來滿口吟哦四肢俱帶腐氣一老者年約五十一四十許其兩人十八九少年也老者曰昨緣風雨敗興今夕大好月色盍拈題一角文藝之優劣三人曰諾老者袖中出紙圓數枚命少年拈其一展視之蓋視其所以全章題也懷中各出文具老者登上座四十許人聯坐其右下一紫兩少年據之四人閉目攢眉搖頭搔耳呬呬唔唔約兩時許老者笑曰今夕文機鈍塞祇得一佳破奈何聯坐者曰僕亦與翁相等老者取視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人焉慶老者曰首句可謂英雄所見略同特次句尚欠包括聯坐者請教

因出已作示之破曰。視所以而觀所由。察所安而焉。屢屢聯坐者。大歎服。老者曰。作文一道。毫釐千里。君所以長居五等。而僕儼然附四等末者。實以題無贖義耳。言罷。意頗自負。繼視兩少年。竟無一字。老者曰。君等英年作文。宜有豪興。奈何曳白如此。少年曰。世間嚴刑酷罰。無過作文一事。我等所以惡生樂死者。謂幸逃得此難耳。迺復無病自尋鴆藥耶。老者拍手大笑曰。吾過矣。如君言。真第一安樂法也。俄見一小僮。擔酒盒至。少年曰。枵腹談文。有何意味。如此良宵。不如痛飲。因陳酒肴几上。圍坐大嚼。頃刻都盡。少年捧腹笑曰。此中空洞無物。只合作酒囊飯袋也。四十許人曰。食肉健飯。正欲使此中有料。老者曰。特恐見其入而不見其出耳。言已。各大噓。亡何。小僮歛酒具。四人共訂後期。醉飽而去。陳始信有鬼。自此呼朋引類。無夕不擾。時值歲試。學師造門斗。奉憲牌下鄉傳考。夜過蓮橋。投止陳墅。以憲牌置案上。擁被竟卧。四青衿譁然入座。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忽老者趨近案頭。見憲牌。大驚曰。催命符又至矣。眾環視之。面色如死灰。一少年笑曰。我輩生前緣此。碎心裂膽。以至奄然。物化今幸作局外漢。何憂鉅鹿之戰。災及壁上觀者哉。老者曰。君勿作太平語。冥府近有新例。陽世歲考之期。下令城隍司搜括鬼秀才。盡赴修文殿歲試。優者受上賞。劣者押入刀山獄。剗剔腸胃。今迫矣。可奈何。少年亦色變。再三求計。老者曰。此原非安樂土。君等欲免此難。且各棄儒

巾卸儒服於地獄黑暗處理頭項五六百年俾持牒者無可搜捕或可脫離苦海也衆皆轉懼為喜解衣脫帽裹負之隨老者踉蹌遁去門斗異之明日述其事於陳陳大快並錄憲牌一通黏諸壁上自後青衿輩竟不復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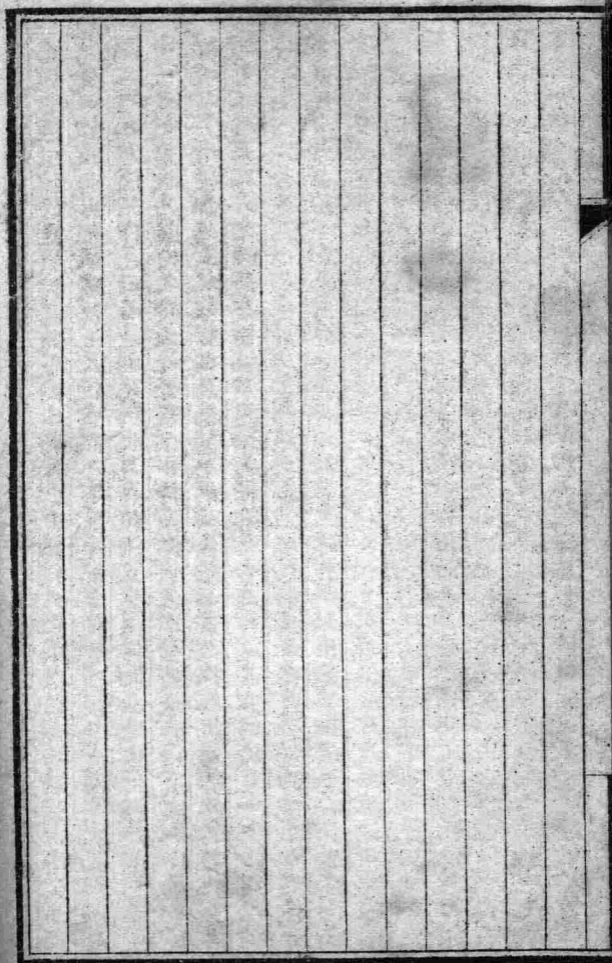
鐸曰。皂白秀才森羅殿猶防對策。矧敢金門待詔耶。因知李昌谷應制玉樓。惟平日嘔得心肝乃敢赴緋衣之召耳。

妙畫代良醫

鮮溪潘琬字璧人。美儀容。有玉樹臨風之目。妻尹氏艷而妒。潘謹守繩墨。跬步不離繡闥。潘有別墅在濂溪坊里。庭前海棠數株。每當含苞未吐之時。隱度其兩鬟插戴處。往向枝頭芟翦。及花放。折歸助妝。長短疏密適合。尹嘗執花昵潘而笑曰。此解語花也。勞卿手折。益斌媚矣。由是封海棠曰花卿。而戲呼潘曰掌花御史。後潘以病瘠死。尹哭之哀。一日過別墅。適海棠盛開。尹凭欄凝睇。觸緒縈懷。忽忽若迷。歸而病殆。尹有族弟名慧生。善繪事。聞之曰。此心疾也。吾當以心藥治之。遂寫海棠數十本。貌潘生科頭其下。旁繪姊妹五六月。有拈花者。有嗅花者。有執花在手乞潘生代為插鬢者。有狎坐膝頭。戲以花瓣擲生面者。畫畢。竟詣牀頭。詢妙近狀。尹流涕不言。慧生曰。昔妙文在時。曾浼弟畫行樂圖一卷。恐妙見瞋。久留弟處。今

已埋骨泉下。諒姊見原特歸趙壁。因出圖授尹。尹諦視久之。面忽發頰。曰：薄倖郎有是事耶。慧生曰：姊誤矣。男兒離繡幃三尺。便當跳入雲霄。是非梁伯鸞。誰能謹守眉案。况已往不咎。聽之可也。尹憤然作色曰：若是則死猶晚耳。吾何惜焉。慧生佯勸而退。由是心疾漸解。不旬日霍然竟愈。取其圖投之於火。并督家人各持斧鉞。前往別墅。盡伐去海棠之樹。

鐸曰：此袁倩醫鄱陽王妃故智也。哀思乍平。妒心又起。海棠之伐。與阮宣婦砍桃何異。劉孝標之三同。王文穆之四畏。吾知泉下人猶為膽落。



諧鐸卷三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嬌娃皈佛

荅江沈綺琴兆魚。王公家青衣也。幼從閨中伴讀。年十五。工吟詩。兼喜填北宋人小令。如送春詞中一溪花。瓣水聲長。誰知即是春歸路。南樓徐若冰夫人採入摭脂雜錄。其題施寔君詞稿。有自傷不作書生耳。酒市茶墻。讓柳七郎君奉旨之句。風流僮僕。略見一斑。繼掃除綺業。一歸佛教。鏡奩粉匣旁。楞嚴涅槃諸經典。燦然堆積。時戒律僧慧公從淨慈來。卓錫隨光東院。綺琴往投座下。乞參三昧法。慧公曰。欲參三昧。先斷六根。綺琴曰。諾。慧公跌坐蒲團。高聲提唱曰。如何是無眼法。曰。簾密厭看花並蒂。樓高怕見燕雙栖。如何是無耳法。曰。休教撇笛驚楊柳。未許吹簫惹鳳凰。如何是無鼻法。曰。蘭草不占王者氣。萱花不辨女兒香。如何是無舌法。曰。幸我不曾犁黑獄。干卿甚事吐青蓮。如何是無身法。曰。慣將不潔調西子。謾把橫陳學小憐。如何是無意法。曰。只為有情成小劫。卻因無礙到靈臺。慧公曰。六根已淨。八垢須除。再為汝下一轉語。何謂念煩惱。曰。誤將濁水濺蓮葉。作何除法。曰。奪取剛刀殺藕絲。何謂不念煩惱。曰。一任飛時沾柳絮。作何除法。曰。再從繫處解金鈴。何謂念不念煩惱。曰。春蠶作

繭全身縛。作何除法。曰。蠟燭成灰。徹底銷。何謂我煩惱。曰。未出岫雲。偏作雨。作何除法。曰。不開花樹。本空枝。何謂我所煩惱。曰。底事急流。爭鼓棹。作何除法。曰。好憑順水。再推船。何謂自性煩惱。曰。鑽榆取火。還燒樹。作何除法。曰。凍水成冰。不起波。何謂差別煩惱。曰。磨將子墨。猶嫌白。作何除法。曰。買得臙脂。便是紅。何謂攝受煩惱。曰。痛看西子。心頭棒。作何除法。曰。癢倩麻姑。背上搔。慧公曰。是兒可人。吾為汝說九根之法。汝能一問一答。便許傳第一妙諦。信根何在。曰。龍牙打版。精進根何在。曰。石鞏架箭。念根何在。曰。丹霞選佛。定根何在。曰。華林縛虎。慧根何在。曰。雪峰趕毬。慈根何在。曰。白鹿掛袋。樂根何在。曰。達摩投鉢。捨根何在。曰。如來痛背。意根何在。曰。天龍豎指。如此畢竟作麼生。綺琴拍掌而吟曰。饑來喫飯。困來眠。悟得傳燈第一禪。散盡天花。渾不著。豐干饒舌已多年。慧公曰。汝真佛門種子。但以文字釋經。未免墮口頭禪耳。以座上蒲團授之曰。待此物破時。迺汝證盟候也。綺琴合掌拜謝。歸而靜坐一室。終日不言。不笑。似學天竺菩提。九年面壁者。後聞蒲團未破。紅粉先埋。豈導師之誑語乎。抑金棺雙足。將現迦葉身而得度也。姑記之。與葉小鸞參禪一案。並為詞壇佳話云。

鐸曰。昔五祖以袈裟度世。於五百人中。必擇一鈍漢予之。乃知金蓮法界。非聰明人插腳地也。我輩欲參大乘。惟願生生世世。勿作有情之物。

窮士扶乩

吳中馬顛能詩。工詞曲。而名不出里巷。飢驅潦倒。薄游於揚。以詩徧謁貴遊。三載卒無所遇。過虹橋荷花盛開。醜賈設宴園亭。招名士之客於揚者。馬私挾詩橐而往。闌人阻之。馬排闥直入。眾譁問為誰。馬曰。某吳中窮士。少習扶乩。今貴客滿座。請獻薄技。時揚州扶乩正盛。就近地借得沙盤等具。排列中庭。馬書符焚訖。擇一僕共襄厥事。乩忽飛動。大書二十八字曰。藕花香裏路迢迢。準擬吟詩付玉簫。踏徧平山人不見。自迴短棹過虹橋。眾請署名。書曰。予康對山。偶訪詩人。閒遊至此。醜賈伏地拜曰。狀元公來矣。諸名士亦跪請曰。殿元詞華夙瞻。已見一斑。願窺全豹。乩書曰。予舊作強半遺忘。有揚州新樂府四首。請政。其一曰。借神債。望神拜。財神許我千金貸。不納閒官不作賈。買得雛兒教歌舞。雛兒歌一曲。黃金堆滿屋。雛兒舞一回。蜀錦高于臺。紅燭搖搖春夜短。傾盡千家萬家產。傾財破產莫憂汝。自有財神作債主。其二曰。東風二月吹黃埃。多子街上飛轎來。前不高軒後不顛。大腹纍纍伸腳臥。轎前走幹僕。轎後隨孌童。道旁一老夫。嘖嘖誇而翁。而翁當日好肩背。東門擔水西門賣。其三曰。朱門沈沈夜作晝。金鑰倉琅響戶牖。堂前銀燭一半殘。主人睡起傳朝餐。左有彈箏妓。右有挾瑟倡。玉簫金管陳兩廂。銜杯聽歌樂未央。樂未央。歌聲畢。譙樓三鼓華筵撤。東炬門前出拜客。其

四曰賢侯怒賢侯怒阿誰不怒優人謁不怒醜商來只怒秋風鈍秀才手中一卷書長揖當
空階書生如此不曉事馬用品題作佳士不是龍門爾莫投請爾去識韓荆州書畢諸名士
齊聲讚歎醜賈亦拍掌和之馬他顧而笑繼見席上磁杯中有瓦和尚端然趺坐請乩仙題
句乩書曰僕幼習儒書未嫻內典適與武功无垢大師同來倩彼一為捉刀乩停駐半晌書
曰我武功山主客僧无垢也康殿撰相邀至此居士輩有何見諭諸名士指席上杯索題乃
書曰誤駕慈航海上迴風波湧斷講經臺年來說法成空相願咒蓮池化酒杯菩提露滴酒
家缸醉倒禪牀氣未降醒眼笑他諸佛子可能一口吸西江後書殿元公挾妓來矣小僧且
退問妓何名書曰此卞淑娘即予邀客詩中所謂秦樓翡翠裙者也向從鼉四娘習琵琶妙
解音律兼好學金鈿體亦頗不乖風雅時王條山徐薌坡以綠春詞三十首徵江左詩人
步韻諸名士遂出原箋請和乩書曰君等皆名下士乃窘於七步而乞靈舞裙歌扇中耶不
得已代為一吟書曰院家西壁宋家東一帶疏簾似夢中深院釀花鳩婦雨畫欄垂柳鼠姑
風膽瓶嫌素添山紫步障憎寒換海紅芳草年年南浦綠卻將別恨惱文通芙蓉寶帳隔重
重跨鳳歸來不再逢衣帶水淹花月渡劍鉞山割雨雲峰淚因洗面何緣熟酒為澆愁未肯
濃偷向簸錢堂下走棋奩藥鼎盡塵封偶隨梅柳渡春江忽見桃根倚畫艫重喚雪兒彈錦

瑟催教雲母拓紗窗。鞦韆共綵鳳三千拜。袖底鴛鴦十八雙。同傍得憐堂後住。情魔一點幾時降。冷笑鷓鴣戀一枝。裝成金屋莫嫌遲。桃花繞樹長庚宅。芍藥當階上巳時。西北高樓看日出。東南孔雀避風吹。錦駝細載移家具。香譜茶經鏤雪詞。閣子玲瓏近翠微。安牀支白未全非。屏開龜甲邀花伴。簾捲蝦鬚放燕歸。廿五條弦彈處瑟。十三行字仿來肥。有時笑拾韓嫣彈。打起黃鸝作對飛。方撲圓冰犀角梳。九梁花插兩鬢虛。高情懶學鳴蟬髻。垂手愁拈飛燕裙。短髮崩鬢挑菜後。羞眉熨帖破瓜初。水晶簾下無多地。貪看梳頭誤道書。歛步蓮花不用扶。顰銷解處見冰膚。皺眉欲索三年艾。得意誰償一斛珠。持履尚堪驅使在。提鞶還恨薄情無。感甄舊賦郎曾讀。好寫凌波羅襪圖。纔書七首。諸名士爭筆奪硯。心記手鈔。而凡走如飛。以下竟不能全錄。止錄其屈戍牢鉤防露眼。秘辛私授試風懷。幾度花風開夜合。連朝穀雨過春分。已諧鳳卜心中事。蚤褪蛇醫臂上痕。五辛盤薦杏花裏。六甲符書衣帶間。延年藥自香。閨種長命鎧。教綵袖挑有情夜雨當歸草。無用春風及第花。將浮弱水窺清淺。欲築強臺阻蔚藍。等句。予友柳東籬適在座。出其所畫採芝圖。請題一曲。此判云。兒手腕已脫。柳君何不相諒。且此事非兒所長。東君中山狼一劇。流傳菊部。何不仍勞捉筆。於是此寂然久之。復書曰。可笑癡兒慣逃文債。且代賈餘勇。以應柳君之請。題曰。琪花瑶草滿平泉。趁東風碧山

重到。鈿香經露濕。籃小帶雲挑。誰是知交。只有個俊山僮。把狸兒掃。花雨飄飄。宿鳥驚寒。立樹梢。游絲裊裊。樵人踏葉度平橋。一天幽景倩誰描。半生採藥無人曉。無人曉。先生指點山僮道。俺本是姓柳州。怎不向愚溪垂釣。字東籬。怎不向荊徑傾瓢。終日裏。過前溪採玉苗。沿芳岸。尋香草。一謎價水曲山拗。步屨十迴。更百遭。非是俺破工夫。尋煩覓惱。則緣俺半世英豪。酒債詩逋。湖海遊遨。只落得宋玉多愁。文園善病。兩鬢蕭蕭。何處討買山錢。終南徑巧。好盼上駐顏丹。益壽方高。拋了吟毫。插了花標。小排場。丹鼎翠廬。大生涯。火棗冰桃。逗引得俊山僮。首盡搖。請先生謾解嘲。一齊向山前拍手呵呵笑。猜破你個中元奧。休則要太裝喬。豈不見懶嵇康。養生無效。老黃公辟穀徒勞。想當然。絳雪丹燒。莫須有。元霜白搗。一種種鸞膠。鳳膠。續誰家命好。因甚把學長生打成畫縵。這多緣竹西歌吹。三春鬧。朱門酒肉千家飽。有幾個風雅兒曹。也則傍紅橋聽玉簫。趁畫舫。浮仙棹。陪官閣。吟詩草。那識舊家山。有個閒風調。因此向畫圖中抽身先早。寫幾疊翠山兒。一抹腰。添幾株碧樹兒。萬葉嬌。跳出了愁圈套。喚作採芝圖。便是成仙料。打破這啞謎兒。管教你先生笑倒。早被莽書生搗一隻掛枝兒。把真情傳徧了。題竟。柳頓首稱謝。馮賈曰。狀元文駕。未可久停。令馬書符送之。已而肅客入座。令馬綴於座側。席上互相誇獎。刺刺不休。且有引喉按拍。作曼聲以哦者。馬不能忍。曰。凡仙

所作絕無謝眺驚人之句。諸公何必傾倒。衆叱曰。井蛙敢於謗海。此亦妄人也。己矣。醜賈曰。想渠本不曉事。狀元公所作。豈有錯謬。馬曰。貴人以僕為門外漢耶。僕有拙稿一卷。願呈斧削。諸名士纔一披閱。曰。此窮儒酸餽耳。何足言詩。連閱數首。俱言不佳。醜賈曰。寒乞兒作詩。那有妙處。諸君不必污目。諸名士亦口疵手勒。盡情醜詆。繼閱至後卷。前所題絕句。與新樂府四首。儼然在列。默然不語。相顧色變。馬拍案而起曰。公等碌碌。真所謂井蛙謗海者也。僕雖不才。謬以詞章自負。不謂三年浪蹟。未得一遇知音。竊料近日名流。專於紗帽下。求詩故嫁名殿元。以便文章增價。且方文縹流。青樓豔質。落筆便說奇才。押韻即稱傑作。因此詭託嬌名。假標梵字。俾無目者流。隨聲附和。亦不至妄肆雌黃。名下題詩。古今積習。是非九方皋。安能賞識牝牡驪黃外哉。諸名士汗流氣汨。匿顏向壁。醜賈捧腹大笑曰。吳兒狡獪。今信然矣。急延之上座。競酌巨觥相勸。并屬諱言其事。馬笑曰。詩壇月旦。舉世皆然。豈獨公等於是。交勸送酬。盡歡而散。後諸名士推馬為主盟。醜賈家爭相延致。時以千金卹其家。而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復能唱渭城矣。

鐸曰。對山救我。有志者且有遺憾。矧借為救貧之策耶。始則相輕。繼則相黨。詩腸齷齪。何時湔洗。吾當借康家鼓。作漁陽三弄也。

老面鬼

吾師張楚門先生設帳洞庭東山時。嚴愛亭錢湘舫俱未入詞館。同堂受業。一夕談文燈下。疏櫺中有鬼探首而入。初猶面如箕。繼則如覆釜。後更大如車軸。眉如帚。眼如鈴。兩顴高厚。堆積俗塵五斗。師晚微笑。取所著橘膜編示之曰。汝識得此字否。鬼不語。師曰。既不識字。何必裝此大面孔對人。繼又出兩指彈其面。響如敗革。因大笑曰。臉皮如許厚。無怪汝不省事也。鬼大慙。頓小如豆。師顧弟子曰。吾謂他長裝此大樣子。卻是一無面目人。來此鬼溷。取佩刀砍之。錚然墮地。拾視之一枚小錢也。

鐸曰。錢神變相。文士說法。如是如是。倉頡造字而鬼哭。周景鑄錢而鬼笑。鬼之不識字而愛錢。其天性耶。迺有識字亦愛錢者。吾不測其是何厲鬼矣。

遮眼神

吳郡南北兩局。有機房殿。旁塑一像曰遮眼神。一夕守局者見神頂冠束帶。蜂擁而出。越數日。宿殿上。見神復來。青衣露頂。面若塗炭。上座者詢之曰。適被一人褰去冠帶矣。問何人曰。不知。問所獲何罪。曰。亦不知也。前在殿廊下。遇衣青者數十輩。以千金啖我。引至一處。牆外盡被荆棘。門上懸絳綵。中橫金字匾額。衣青者導予入。見兩旁數百矮屋。提鈴喝號。不知作

何事。俄歷兩重階。至一堂。規模甚嚴肅。上有二老左右坐。下設兩長几。鋪以紅氍毹。上堆積者未審何物。衆人環坐。紛紛聚訟。衣青者促予遮眼。予即出兩手。左手蔽堂上。其堂下者。以右手掩之。亡何。一藍袍人至。問為誰。予應曰。某機房殿遮眼神也。藍袍人怒曰。爾等蒙蔽伎倆。在市井中簸弄足矣。何得來此。目今當赤日正中。執事者俱有冰鑑。豈容販繒貿布者流。上下其手。命朱衣者。褫予冠帶。即有一藍面鬼。持筆蘸墨。塗面目幾徧。遂予門外。急奪衣青者。已遁去。狼狽而歸。仍投廡下。上座者思之良久。曰。似此奇事。吾亦不解。其人其地。容查可也。守局人忽大噓。其聲遂絕。後述其事於儕輩。議論紛如。亦無有能識之者。

鐸曰。明是我輩舊遊之地。而問者不知。答者不知。述者不知。聽者亦不知。昔人以不讀書為快活神仙。此等是其喫苦處。

科場舞弊。王法必誅。因其身在市井。姑從末減。至蘸筆塗面。一副蠢臉。反添幾許文墨。藍面鬼可謂賞惡矣。或曰。以貪敗者。厥名曰墨。蓋以示誠也。受業張吉安附識。

燒錄成名

石韞玉。字執如。負文章盛名。而實道學中人也。嘗謂予曰。我輩著書。不能扶翼名教。而凡遇得罪名教之書。須拉雜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蓋投諸濁流。莫勿揚其波也。一日閱

四朝聞見錄。拍案大怒。急謀諸婦。脫臂上金條。脫質錢五十千。徧撥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將投諸火。予適過其齋。怪而問之。石曰。是書所載。俱前朝掌故名士著述。無可訾議。而中有劾朱文公一疏。荒誕不經。逆母欺君。竊權樹黨。并及閭閻中穢事。有小人所斷不為者。乃敢形諸奏牘。污蔑我正人君子。且編書者。又逆料後人必不深信。載入文公謝罪一表。以實其過。嗟乎。小人之無所忌憚。至於此極乎。予曰。是何足怪。天下享重名者。必遭衆忌。况我文公少時。出入經傳。泛濫佛老。小儒易涉堂奧。後得理學正宗。門牆高峻。而又有蔡西山真景元諸弟子輔翼之。而日前之依草附木者。盡麾之門外。於是轉羞成怒。欲敗名而無隙。乘咸和殿兩劄。有大臣失職。賤者竊柄之語。為上游所惡。而又劾唐仲友不法等事。觸忤罕執。遂文致其詞。貿然上瀆。一以雪擯斥之讎。一以逢臺垣之喜。此小人之肺肝如見者也。石曰。然則文公何以不辨。予應之曰。文公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事者三。披肝瀝膽。詆訶近臣。孝宗開懷容納。令持浙江江西之節。繼復有經帷之命。眷之愈厚。嫉之愈深。當時諫垣諸公。至有罪當誅戮之議。君子明哲保身。而動稱好辨。僂辱及之矣。且理欲危微。毫釐必辨。仍恐疑似之介。貽誤後學。若立朝行己之間。天下萬世。自有公論。譬諸執途人而指雪為黑。指黍為白。雖愚者亦知其謬。而猶待嘵嘵置辨乎哉。石曰。君論誠佳。然此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卒燒之。予曰：君可謂勇於為義者矣。是年石以南闈發解。庚戌應禮部試，為傳臚第一人。其扶翼名教之功乎。

鐸曰：祖龍一炬，千古恨之。因災及聖經也。若丁儀無米，不著嘉名。朱榮有金，便成佳傳。定當拉雜摧燒，勿憚揚祖龍之爐矣。

讀書貽笑

徐樞，字直夫，少孤貧。甫誦四子書，即無力就傳，因借讀於月聲菴之上院僧印源。奇人也。諷經之暇，即趺坐蒲團聽徐讀書。每至得意處，輒合掌讚歎。命侍者以茶、葡萄餅啖之。徐偶一致謝，必肅然起敬曰：君讀書君子，荒菴簡牘，幸勿見罪。後徐補博士弟子員，夜讀如故，而印源閉目垂眉，似不甚傾聽。徐或挾卷高吟，印源即趨赴禪牀，蒙被僵卧矣。嗣後過之，亦不接一談。戊子歲，徐登賢書，詣菴道賀者屢，蹟幾滿，而印源落寞如舊。時徐將赴禮闈，努力作揣摩計，宵分苦讀，常至達旦。印源忽厲聲曰：驢鳴犬吠，強聒不休，請避三舍。毋溷乃公為也。徐愕然謂印源曰：僕雖不肖，蒙師見譽，何後倨前恭若此。印源曰：君初來時，所讀皆古聖賢賢格言明訓，是以不勝欽服。自君作秀才後，所讀皆膚詞賸義，了無意味。已屬厭聞，今高掇巍科，而所讀者愈趨愈下，竟似村歌牧笛，不堪入耳。前恭後倨，此君自取。於我何尤。徐曰：師方

外人未解讀書機竅。我輩讀書。向有成例。童時以四子書五經入手。稍長則讀漢史楚騷韓柳歐蘇諸大家文字。習為舉業。讀成宏。讀隆萬。讀天崇。讀時人試藝。小試得手。取春秋兩闈墨卷。揣摩成熟。然後可拾科第。師何憤憤而為此饒舌。印源曰。原來儒家與佛家不同。佛家圖得箇竿頭日進。儒家只是一步低一步法也。徐默然語塞。印源俯思良久。忽大笑曰。卿自用卿法。我還讀我書。秀才家自有制度。勿為出家人所誤可耳。徐唯唯而退。

鐸曰。佛家自有之無。儒家從上徹下。同是一氣。何必各分鼻孔。秀才罵和尚。和尚亦罵秀才。其實罵和尚者即是和尚法。罵秀才者即是秀才法也。

鏡戲

蕪湖馮野鶴。與人交。有肝膽。而獨制於閨閫。中年乏嗣。購一妾。禁勿令共牀席。偶於無人處私語。妻窺見之。呼天拍地。詬誶萬端。馮心懾之。而不敢言。一日有書生。歎其室。馮延之坐。叩所自來。書生曰。僕秦臺下士也。善識人膽。閱歷風塵久矣。見世之讀書者。無作文膽。磨盾者無破賊膽。佩朝紳者無直言敢諫膽。結縞紵者無託妻寄子膽。今聞足下高義。故來一窺膽略。馮大喜。并欲澄膽示之。書生曰。君誠義膽。僕所洞鑒。但必堅之以智。鼓之以氣。乃無喪膽之虞耳。馮慨然曰。吾雖不及常山公。渾身是膽。然卧薪而嘗者。亦有年矣。諒不至怖赫家名。

作襟中啼兒也。撫掌高談，意頗自負。書生嘖嘖稱羨。亡何，閨中獅吼大作。馮不顧，談笑自若。繼聞廚下碎釜聲，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馮猶勉強自制。俄又聽堂前敲扑聲，杖下號泣聲。諸婢僕喧啾解聲。馮漸色變，復有一老嫗奔告曰：「夫人撩衣扞袖執木臼杵，潛伺屏後。馮漸起離坐，忽屏後杵聲築築，厲聲高喝曰：『誰家狂蕩兒！』引逗人男子作大膽漢。馮臉色如土。書生瞋目而視曰：『怪哉！始大如卵，繼小如芥。』再一恐喝，殆將破矣。急起欲去，馮強挽之。書生曰：『僕以君有膽力，故來一窺梗概，不謂空有其表。真一無膽懦夫耳。』言未畢，屏後一杵飛出。中書生左臂鏗然一聲，化為古鏡，拾視之，背篆照膽兩字。知為秦時故物。婦奪以自照，膽大如甕，猶蒸蒸然出怒氣。及照馮細如半黍，清水滴瀝，驗之，蓋已碎矣。

鐸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彼婦人也，我丈夫也。吾安得而不畏？記此為不成丈夫者鑒。夫庸懦之夫，不過自愧無能，釀成悍戾，而賢達有智略之士，恐以家庭之醜，暴之於外，往往潛聲忍氣，保全令名。於是專閩威風，徧行天下。元直捉拊，太傅閉帷，王茂宏之犢車，房元齡之醜酒，可為殷鑒。然延平五虎，鬼猶畏之。無杜蘭香治創之藥，亦未易普度衆生也。猶記庚寅歲，養疴紅芍山房，戲製泥金帶傳奇，為天下悍婦懲妬，演諸宋觀察堂中。登場一唱，座上男子無不變色卻走。蓋悍婦之妬未懲，而懦夫之膽先落矣。殆哉！

帖嘲

陳小梧家吳之專諸里。負才傲物。多所凌折。一日有人投帖於門。視之年眷同學弟某拜也。訝其素無半面。何以來此。而客已金頂華服。闐然而入。舉手一拱。竟登上座。陳叩其邦族。客曰。僕浙之歸安人也。偏覓雅流。未曾一覩。今聞小友高才。故爾奉訪。言竟抵掌拊髀。笑傲自若。陳睨視而笑曰。嘻。異哉。世有一字不通之輩。而能知我高才。可謂咄咄怪事。客懼然曰。僕雖不才。與汝邂逅萍蹤。何便知我一字不通。而公然嫚罵。陳曰。人之不通。豈在談文數典。即以君名帖論之。何曾道著一字。客請其說。陳曰。君雖遙遙華胄。而我家數代明農。從未掛名仕籍。年之一字。於義何屬。至於指稱曰眷。我與貴族。實无一點葭莩。親則此字亦屬可刪。君遊浙學。我隸吳庠。同學二字。全然附會。我年僅三十有二。而君鬚髮皆蒼。自稱曰弟。無乃太謙。適見君入來。舉手一拱。即登賓位。長揖且未之有。何言拜乎。試思此一行名帖中。有一字解得去否。謂君不通。確有明徵。何曾嫚罵。客曰。汝真少不更事。此名帖之俗例耳。陳曰。君以俗例待我。尚欲覓雅流於天下哉。拂袖竟入。客旁皇久之。收其名帖。踉蹌而出。鐸曰。制貴通今。禮宜從俗。况命帖之受受者乎。乃竟以此貽笑。始知正平先生刺中字滅懷而不投。大有卓識。

一錢落職

南昌某。父為國子助教。隨任在京。偶過延壽寺街。見書肆中。一少年數錢。買呂氏春秋。適墜一錢於地。某暗以足踐之。俟其去而俯拾焉。旁坐一翁。凝視良久。忽起叩某。姓氏冷笑而去。後某以上舍生入膳錄館。謁選得江蘇常熟縣尉。束裝赴任。投刺謁上臺。時潛菴湯公巡撫江蘇。十謁不得一見。巡捕傳湯公命。令某不必赴任。名已掛彈章矣。問所劾何事。曰貪。某自念尚未履任。何得有贓款。必有舛錯。急欲面陳。巡捕入稟。復傳湯公命曰。汝不記昔年書肆中事耶。為秀才時。尚且一錢如命。今僥倖作地方官。能不探囊祛篋。為紗帽下之劫賊乎。請即解組去。毋使一路哭也。某始悟。日前叩姓氏者。即潛菴湯公。遂慙愧罷官而去。夫未履任而被劾。亦事之出於意外者。記此為不謹細行者勸。

鐸曰。錢神化百千億萬身。種種誘人失著。勿謂一錢甚微也。涓涓不塞。成江河。熾火不滅。成燎原。吾願飭簞簋者。自一錢始。

兩指題旌

趙蓉江未第時。館東城陸氏。時主婦新寡。有子七歲。從蓉江受業。一夕。秉燭讀書。聞叩戶聲。啟而納之。主人婦也。叩所自來。含笑不言。固詰之。曰。先生離家久。孤眠岑寂。今夕好風月。不揣自薦。遣此良宵。蓉江正色曰。婦珍名節。士重廉隅。稍不自愛。交相失矣。汝請速回。人言大。可畏也。婦堅立不行。蓉江推之出戶。婦反身復入。蓉江急闔其扉。而兩指夾於門隙。大聲呼

痛稍啟之脫手遁去婦歸闔戶寢頓思清門孀婦何至作此醜行凌賤乃爾轉展牀褥羞與
悔并急起引佩刀截其兩指血流奔溢瀕死復甦潛取兩指拌以石灰什襲藏之而蓉江不
知也即於明日捲帳歸後其子成進士入部曹為其母請旌時蓉江已居顯要屢申屢駁其
子不解歸述諸母母笑曰吾知之矣出一小檀盒封其口投其子曰往呈爾師當有驗子奉
母命呈盒於師蓉江啟視之見斷指兩枚駢卧其中灰土上猶隱然有血斑也遂大悟即日
具題請旌此事載趙氏家乘其親慎茂才為予言之

鐸曰處貧賤易處富貴難蓉江當未第時闔戶拒奔凜然難犯豈非廉隅自重者哉乃此婦
克全晚節而蓉江終入奸黨熱中之念害之也亦所謂養指而失肩背者歟夫我輩讀書論
世務須放開眼孔不可因賢者而護其短不可因不肖者而沒其長如李光弼之抗勅畢
竟是不臣温太真之絕裾畢竟是不子謝道韞天壤王郎之恨畢竟是不婦許武以肥田讓
兄而盜取孝廉畢竟是不弟王仲回怒撻其子不令其啗同門之喪畢竟是不友至古來大
奸慝莫如曹操而彌衡不自殺不可謂非愛才文姬必遠贖不可謂非仗義秦檜題伯夷頌
一詩居然有許身禹稷之概嚴分宜鈐山堂讀書十年冰雪亦與志士清操何異而賢者終
成為賢不肖者終歸於不肖蓋一昔不足以掩大德小善不能以蓋巨醜也因記趙蓉江事
而牽連及之

諧錄卷四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酒戒

鄧翁失其名。賣漿邯鄲市上。一日薄暮。有蓬頭奴持葫蘆向翁取酒。翁凝視之。曰。近托芳隣。汝不識耶。翁置不問。月餘更不復來。後遇之。盧生祠下。強邀入肆。道其契闊。并取甕頭梨花春酌之。蓬頭奴急起捉臂笑曰。君勿再誤我。實相告。予純陽子座下柳仙也。曩隨主人岳陽時。見其三度醉。喉間輒作癢。主人吝不予涓滴。是以日就酤。一消渴吻。會主人赴芙蓉城洗花宴。命予守藥爐。苦岑寂。傾葫蘆中宿釀而飲。大醉酣卧。鑪側。主人歸。責予失守。予以醉辭。主人怒。予曰。東翁日在醉鄉。何獨下酒禁於僕。主人曰。予飲者酒也。汝所飲者非酒。禍水耳。予曰。有以異乎。主人曰。予之酒。取粟。顏子負郭之田。去秕梁鴻賃舂之白。量以才斗。感以智囊。貯曹氏書。倉者累月。而後浸以廉泉讓水。入范家淨釜。運三昧火蒸之。良藥為麴。直木為槽。俟其成也。酌以堯之鍾。孔之觚。仲氏之榼。故清可為聖。濁可為賢。爾之酒。不過盜跖樹粟。貪夫酌泉。王孫場蠶。癡兒滌器。誤飲之則廉者貪。謹者狂。墮井者喪身。罵座者賈禍。鑪時疑奸。甕頭認賊。其小節也。爾不此之戒。猶藉主人為口實哉。因大悔悟。主人曰。濁根不拔。後恐萌

故態掣劍刺子腸胃。掬水滌盡。仍納之。亦無所苦。復以所釀金盃露。賜予。既飲。大醉者七日。嗣後過酒肆家。見盈缸累甕者。觸鼻不知為何物。是以不復來。翁大驚。伏地而拜曰。君主人既有釀酒方。何不一見賜。柳仙出錦囊予之。長笑而去。折視之。大書一水字。起視肆中酒。盡化為水。翁由是棄賣漿業。投盧生祠。為香火道人焉。

鐸曰。捉月傷生。流涎失品。死便埋我。作達者亦何益哉。安得取金留犁。玉蟾蜍。盡以西江水滌之。此次公醒狂論一則。酒家南董。從此塞瓶覆甕可也。

桓温在座。日給二升。景伯登筵。禮嚴三爵。人非親友。路入糟邱。喜則蘇澤迷心。淳于棼合樽錯坐。怒則車輪括頸。高季式恃勢留宿。酣態凌人。醉鄉狎色。定當渴老。羌於池畔。縛以投池。桎畢卓於甕邊。請其入甕。受業許元凱附識。

色戒

袁浦士人某。好漁色。妻美而賢。諫之。輒反目。庚午赴試北闈。下第歸。路過弓家城。婦人折花門外。睨之絕艷。某故作墮策。下騎徐拾之。曰。榮陽生墜鞭矣。何沂國夫人不邀入院耶。婦似不聞。執花舉帷而入。某大失望。怏怏振策去。夜止旅店。輾轉不能寐。甫就枕。見一客高冠長劍。衣杏黃衫。岸然而來。某起延坐。並叩姓氏。曰。僕黃衫客也。自霍家兒埋玉後。與此輩崑崙崙崙。

輩遁迹海上。令復技癢。一履塵世。某驚喜。述所見。私與商確。客曰。得非城南第五家。門外銀杏一株。上冒翠藤。作紫花者耶。某曰然。客曰。此良家婦。婿亦冠儒冠。門第與足下等。非章臺路旁柳。任人攀折者。某固求方略。客曰。姑狗所請。但僕有唐突處。幸勿罪。竟去。亡何。客引一婦來。燭之。鬟髻釵簪。轉益媚。喜極。欲與狎抱。而礙客在座。客似察其意。曰。僕亦偕一麗人來。與眼前人相伯仲。君請俛紅。我亦倚翠。兩不妨也。某業已滿願。不復問麗人為誰。請客別榻。東軒自乃捧艷登床。備極穢褻。事訖。潛往東軒。伏窗隙窺之。見一麗人與客並枕卧。繼聞私語曰。我家男子太憨跳。日漁脂獵粉。拋人閒處住。今得侍君寢。願從此矢白頭。客引手替枕笑曰。卿言大有見。但一頂綠頭巾。送而夫戴卻矣。奈何。麗人曰。渠自有孽報。何足惜。審之酷類其妻。某大憤。排闥直入。曰。何物狂奴。玷人清白。拔床頭劍欲斫之。麗人忽遁去。客起迎笑曰。爾亦知玷人清白耶。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汝床頭人在。亦當為乃夫留一餘地也。某語塞。撫劍作怒目狀。忽有儒冠者倉皇入內室。捉其婦。徒跣而出。旋入東軒。搜得某。奪劍欲殺。客代為緩頰。而三尺霜鋒。凜然在頸矣。某駭極。狂呼而醒。因歎曰。淫人妻者。妻亦得淫人報。况姦與殺近。可長以身試乎。歸家後。與妻頗敦琴瑟。倡樓伎館中。亦杳無某生蹟矣。

牆茨難掃。即以此言作千金散帚也可。

公孫穆後房領袖。韓熙載內院乞兒。雖屬風狂。不離圍圍。若乃越此疆而侵彼界。必至愛野鶩而失家雞。天道好還。人言可畏。須知此日宣淫榻上。即是插標賣婦之媒。豈待他年誨盜圍中。始悟反火焚身之漸。受業許元凱附識。

財戒

山西潞安府城隍廟。寓一奇客。自稱五嶽子。審其音。類燕趙間人。日顛倒四時花木以為戲。一日。里中好事者。環請作劇。客曰。諾。袖中出青錢一枚。側插庭階。駢兩指作書符狀。須臾。錢大如車輪。羣異之。客曰。適成連子遊于海上。當暫去。明晨復來。臨行。指錢笑曰。此物有福則享。無福則殃。爾等勿輕覩也。遂去。衆亦漸散。有無賴子某。徘徊至夜。摩挲良久。潛從錢孔中窺之。見其內。瓊樓翠閣。繡檻文窗。琉璃屏。珊瑚榻。珠玉寶玩。無不具備。俄有數美人。衣五銖衣。曳輕縠裙。明璫玉珮。翩然而來。手各攜樂器一具。不似世所傳。箏。琶。笛。板。有。亡。何。一美人曰。紫雲迴樂府。自阿環盜去。久不復奏矣。盍理之。衆曰。諾。於是展氍毹席地而奏。奏畢曰。阿蠻嬌態。獨步一時。請更作折腰舞可乎。一美人癡立似未允者。衆笑曰。癡婢子。被白家郎。駢腰圍粗卻矣。美人面發頰。勉強振袖而舞。庭前桃瓣。簌簌如紅雨墮。某在錢孔中。初猶探首。

入。後漸入佳境。不覺移身逼近腰際。忽聞堂上嗔喝聲曰。何來醜奴。窺人閨闈。哄然盡散。而重樓疊閣。無一存者。某覺錢孔漸小。四面束住腰下。欲進不能。欲退不可。而束處痛極難忍。狂聲呼救。里中羣起環視。無計可出。天曉。客復來。嗔曰。寒乞兒。汝一介窮骨。妄覲妻妾之奉。宮室之美。以至鑽穿錢孔。動輒得咎。孽由自作。不可活矣。衆代為哀免。客曰。天地間禮義廉恥。酒色財氣。如武侯八陣圖。廉為生門。財為死門。渠已從死門而入。尚望從生門而出耶。某聞言大哭。客曰。汝有悔悟心。或可救拔。因取巨筆蘸墨塗錢孔而出之。錢頓小如故。仍納諸袖中。謂某曰。暫爾筆下起生。後此勿為一錢不惜命也。某叩謝。隨衆而去。至今廟祝猶有能言其事者。

鐸曰。高士買山。才人諛墓。即廉如劉寵。猶必選大錢納之。矧癖同和嶠者耶。然考九府圖法。外圓象天。內方象地。則鑽穿錢孔。何異埋頭地獄。泉可溺身。刀可殺命。以是取譽。猶以為遠。銀取諸良。良則不流。錢授以戈。戈則近殺。廉士守象形之戒。貪夫倖噬肉之占。豈知鄧氏銅山。塵埋餓鬼。石家金谷。血染游魂。作牛馬於半生。擲家園於一笑。鑿嶺巖山三千金穴。何為其然。弔狼狽市百萬錢奴。而今安在。受業許元凱附識。

氣戒

虞山迂叟莊某年六十餘始舉一雄甫周歲繼室耿氏愛若拱璧偶鄰女招赴白衣會捉其子付莊抱之再四尋囑登輿而去莊抱兒竟入書室讀秦漢紀略至始皇焚書處輒拍案而怒曰拙哉祖龍爾欲盡愚黔首瑯琊記德碑教誰識也兒驚大哭莊置不聞繼讀至博浪沙錘擊處又拍案怒曰惜哉天不絕秦副車僅中否則鮑魚遺臭何俟三十六年後哉兒又大哭莊仍讀如故至沛公入關鴻門擲斗勃然大怒拍案起立曰此時縱卻後將奈何不識亞父計老重瞳當扶去矣兒哭不可止後更讀至烹翁鼎上分我杯羹莊益怒氣填胃翻案而起曰父子如此君臣可知走狗之烹夫何怪哉夫何怪哉怒未息視懷中兒面青氣塞不復作啼聲矣婦適歸見之驚欲死莊猶摩拳擦掌怒目視書曰斷蛇劍何在吾當取赤帝子斬卻也婦唾之急抱兒眠榻上延醫治之不救婦痛兒之死搜括架上書盡投爨下莊怒自此與婦別室居而迂叟子嗣遂絕。

鐸曰。逞一時之忿。斬百世之祧。氣願可妄動哉。然英雄按劍叱咤風雲。名下揮毫。動搖五嶽。勿以迂叟為鑒。而竟作無氣男子也。

剛多則凶。忍乃有濟。是以圯上傳納履之士。橋邊有鑽袴之夫。若積腐成迂。借狂作達。大則衝衝過鼓。殺身鸚鵡洲邊。小則顛士裂麻。被放櫻桃賦裏。因知不驚不怒。須學大勇者。

之休休。無或若病。若顛。竟作小丈夫之悻悻。受業許元凱附識。

俠妓教忠

方芷。秦淮女校書。有慧眼。能識英雄。名出頓文沙嫩上。與李貞麗女阿香最洽。阿香卻田仰聘。屈意候公子。一日方芷過其室。曰。妹侍候郎。得所託矣。但名士止傾倒一時。妾欲得一忠義士。與共千秋。阿香哂之。貴筑楊文驄耳其名。命駕過訪。方芷浼其畫梅。楊縱筆掃圍。頃刻盈幅。方芷大喜。竟與訂終身約。時文驄黨馬阮。為戟門狎客。士林所不齒。聞方芷許事之大。惋惜。即阿香亦竊笑。定情之夕。方芷正色而前曰。君知妾委身之意乎。楊曰。不知。方芷曰。妾前見君畫梅花。盡作媚態。而老幹橫枝。時露勁骨。知君脂韋隨俗。而骨氣尚存。妾欲佐君大節。以全末路。故匱具帶異寶而來。他日好相贈也。楊漫應之。無何國難作。馬阮盡駢首。侯生攜李香遠竄去。戎馬荆棘。萬家震恐。方芷出一鏤金箱。從容而進曰。妾曩日許君異寶。今可及時而試矣。楊發之中貯草繩數圍。約二丈許。旁有物瑩瑩然。則半尺長小匕首也。楊愕然。遲回意未決。方芷厲聲曰。男兒留芳遺臭。所爭止此一刻。奈何草間偷活。遺兒女子笑哉。楊亦慷慨而起。引繩欲自縊。方芷曰。止止。罪臣何得有冠帶。急去之。楊乃幅巾素服。自繫于窗棊間。方芷視其氣絕。鼓掌而笑曰。平生志願。今果酬矣。引匕首刺喉而死。後李香聞其

事歎曰。方妙兒女而英雄者也。作事不可測。乃如是耶。乞侯生為作傳。未果。而稗官野乘亦無有紀其事者。

鐸曰。兒女一言。英雄千古。誰謂青樓中無定識哉。詠殘碁一著之詩。吾為柳蘼蕪惜矣。

維伶盡孝

梨園樂部。吳門最盛。有尹蘭者。年十二。貌若處子。父儒流。早喪。母守節。忽患咯血症。家亦貧。不能供藥餌。蘭籌度無計。竟投華林部。作梨園弟子。錦帕蒙頭。湘鉤學步。嬌喉妙態。冠出一時。得金錢。盡作藥裏費。餘則市珍肴佳果。奉母朝夕。懽曉起。問安再四。始詣歌場。晚歸取腰鼓檀板。向床頭唱臨川曲子。母安枕。乃潛就脚後卧。小有不樂。鋪氈列几。結束登場。演小青題曲諸雜劇。母歡笑適止。富貴家設華筵。招之去。燭未見跋。托辭遁去。或鑰其戶以窘之。則涕泣求歸。問之曰。恐老母倚門望耳。由是盡憐其孝。至晚亦不固留。贈以金。受而不謝。贈以簪珥。必再拜而後受之。人訝其故。曰。贈金者知我貧。贈簪珥者知我有老母也。如是者七載。母血症驟發而死。蘭哀毀幾不欲生。奉其匱與父合葬。訖取舊日所置翠翹插鳳。與一切繡帕花鞵之屬。盡投諸火。長跽而誓之墓曰。後有習此故態者。願殛死人笑曰。爾既以此享艷名。猶纏頭矣。何始作而終悔之耶。蘭潸然淚下曰。君非知我心者。某雖不肖。育自清門。豈

屑以詩書後裔。習此末技。始作者。因養母。終悔者。恐玷父也。戶部楊公高其孝。招之京都。教以舉子業。格於例。不得應考。薦為某司馬。作書記。偶赴戲筵。歸而大慟曰。舊日生涯。宛然在目。茫茫泉路。欲待何從。場上之墜鞭詞譜。聽之皆蓼莪餘音也。吁。悒者累日。自此請觀樂者。詭辭之。竟不復赴矣。

鐸曰。古來畸人傑士。一時辱身降志。有不必求諒於天下者。嗟嗟。誰無父母。而願使傳孝子者。僅一尹蘭也。或曰。尹蘭之孝。惟為優伶故傳。是固然。然何以學士大夫不為優伶者。又無可傳也。

勾婦殉節

青州勾婦小苗兒。面微黑。眉目有姿。致隨夫王五勾於淮。王懶而暴。日卧黃公祠。命妻出勾。歸而乞者少。則杖之曰。爾從何處嬉。所獲乃止此耶。歸而乞者多。則又杖之曰。爾與誰有私。賺來阿堵物。苟敗露。而翁不爾宥也。小有违犯。王坐階級上。曳令下跪。自披其頰。婦不與較。飲泣順受之。一日。土豪某使僕招其婦。婦慮見疑。偕夫同往。某命唱打棗兒曲。唱畢。某與僕耳語久之。引王出外廂。賞以酒。私謂婦曰。以爾具此姿色。何患無良匹。乃至為乞人婦。且聞其朝陵暮辱。夫婦之情絕矣。汝盍早自計。婦艱然曰。勾婦知有夫耳。豈知其朝陵暮辱哉。且

婦人從一而終。又何計之有。某笑曰。汝不自計。吾已為若計之。引婦出外廂。夫已短帶結喉而死。婦知石卵不敵。伴曰。薄倖奴。我隨汝十數年。有何享受。動輒加赤棒。今若此。是天報也。某大喜。婦曰。殺之固善。然大馬斃亦當埋。惟蓋苟假尺土而掩之。實君之盛德。某信之。命僕監守其婦。出詣曠野。相度隙地。婦乘間謂僕曰。爾知我心願否。僕曰。不知。婦曰。我乞人妻耳。驟作富家婦。飲食起居都不慣。但得如爾者事之。則我願足矣。僕喜。繼而曰。奈主人何。婦曰。是不難。急首於官。則主人必繫縲絏中。爾與我席捲而遁。向他鄉作小貿易。差勝低頭簷下也。僕大稱善。急啟後戶去。某歸。失其僕。詰之婦。婦曰。不見汝來。想渠蹤蹟去矣。某擁婦求。婦曰。是亦大可笑。幾見未寒肉在側。即欲強眠。人婦者。某固逼之。婦正色曰。以彼遇我。虐故強顏事君子。若相逼。是以暴易暴。相去幾何。正撐拒間。忽見僕引持索者數輩。洶洶而入。繫某。竟去。婦亦隨至衙署。稟驗之一掬而服。某論死。僕以同謀首告。減一等。並繫諸獄。命以尺地掩王五屍。掩畢。勾婦持刀而前。環視者爭勸之。且曰。渠當日荼毒若此。今以德報怨。亦已過矣。何必爾。婦嘆曰。君臣夫婦。其義一也。勾婦之死。俾天下知盡婦道者。不得以夫為藉口。亦以媿夫視臣草莽而敢視君如寇讎者。言訖。自刎死。

鐸曰。烈士捐軀。盡其在我。此柱厲叔之所以死。報蓋教公也。眾人國士之論。彼豫讓直不曉。

事漢耳。

營卒守義

海寧莊太史家。有婢名寵奴。病赤鬚。面黑而麻。裙底蓮船約尺二。營卒陸某聘為室。家貧尚未娶也。會富家某謀劫貧戶妻。陸仗義援之。某怒。賄諸城守。黜其名。陸自此益困。吳六奇未貴時。乞食孝廉查伊璜家。陸曾識之。聞其授副將。往投麾下。吳公性好客。座上多奇士。有客號海鷗子。擅神術。使陸專事之一日。海鷗子視陸而笑曰。汝雖不及馬周。火色鳶肩。猶能如趙無恤。雖賤必貴。然妻宮大奇。恐不能誕育。幸額角陰鶻紋入兩鬚。作紅色。尚可藉神力挽也。出一黑丸授之。陸未深信。姑拜納焉。後隨吳公平寇。得戰功。授裨將。復剿海賊。生擒首逆。獻俘闕下。報入。吳公掛總戎印。而陸以裨將授鎮守矣。陳情告假。星夜歸里。先謁莊太史。問以寵奴。莊笑曰。貴人尚念舊耶。無論貴賤。不敵醜陋。堪憎。即以年齒論之。今已六十齡。老婢子矣。尚堪抱衾。稱新婦哉。陸曰。不然。昔賤令貴。僕命即彼命也。至面目可憎。僕初聘時。已詳悉之。若以衰齒暮齒。則蹉跎之罪。應歸於僕。又豈彼之咎乎。莊肅然正色曰。君誠義夫。愚所敬服。因陸未治第。即日齎於莊太史家。結褵之夕。揭巾平視。象服珠冠。儼然命婦。及卸裝就寢。數莖白髮。耗耗覆頂。自額及踵。略似人形而已。陸敬禮之。弗哀。寵奴勸其置妾。陸曰。吾

諧

錄

卷四

六

即與爾偕老百年亦不過三十餘年衾枕耳忍令他人再分恩愛耶而寵奴終憂無嗣因出海鷗子所贈黑丸投而吞之不旬月信水復來明年誕一子名恭壽人謂守義之報云
鐸曰無鹽入宮孟光舉案重婦德者原不在貌也然世無廷式不易妻者誰哉武夫若此袁家婿當愧死矣

桃天村

太倉蔣生弱冠能文從賈人泛海飄至一處山列如屏川澄若畫四圍絕無城郭有桃樹數萬株環若郡治時值仲春香風飄拂數萬株含苞吐蕊鬢髻錦圍繡幄排列左右蔣大喜偕賈人馬姓者傍花徐步而入忽見小繡車數十隊蜂擁而來粗釵俊粉姪妍不一中有一女子四面攣耳斷脣慙齒而珠圍翠裹類富貴家女林中障袖強作媚態生與馬皆失笑末有一車上坐韶齒女郎荆釵壓鬢布衣飾體而一種天姿玉蕊瓊英未能方喻生異之與馬尾綴其後輪軸喧闐風馳電發至一公署紛紛下車而入生殊不解詢之土人曰此名桃天村每當仲春男女婚嫁之時官茲土者先錄民間女子以面目定其高下再錄民間男子試其文藝優劣定為次序然後合男女兩案以甲配甲以乙配乙故女貌男才相當相對今日女科場明日即男闈矣先生倘無室何不一隨喜生唯唯與馬賃屋而居因思車中女郎其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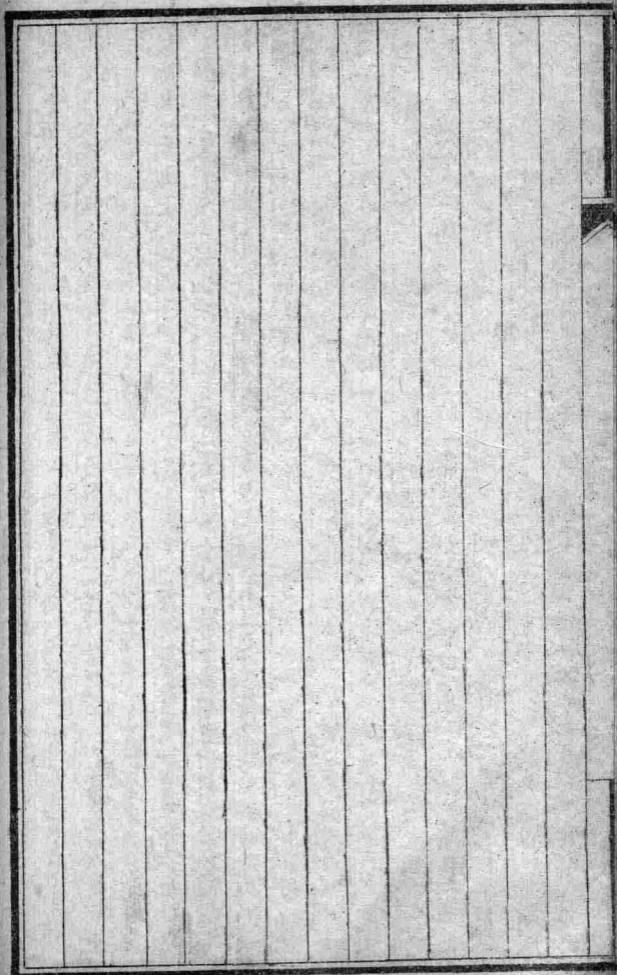
貌當居第一。自念文才卓犖。亦豈作第二人想。倘得天緣有在。真不負四海求鳳之願。而馬亦注念女郎。欲赴闈就試。商諸生。生笑曰。君素不諳此。何必插標賣錢帳簿耶。馬執意欲行。生不能阻。明日入場。扁識生文。不加點。頃刻而成。馬草草塗鴉而已。試畢歸寓。即有一人傳主試命。素青蚨三百貫。許冠一軍。生怒曰。無論客囊羞澀。不足以贖老饕。即使黃金滿屋。豈肯借錢神力。令文章短氣哉。其人羞慚而退。馬躡其後。出囊中金予之。案發。馬竟冠軍。而生忝然居殿。生嘆曰。文字無權。固不足惜。但失佳人。而獲醜婦。奈何。亡何。主試者以次配合。命女之居殿者。贅生於家。生意必前所見。凹面。擗耳。齧唇。歷齒者。及揭巾視之。黛色凝香。容光閃爍。即韶齒女郎也。生細詰之曰。妾家貧。賣珠補屋。日且不違。而主試者索妾重賂。許作案元。被妾以之使去。因此懷嫌。綴名案尾。生笑曰。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使予三百貫錢。列名高等。安得今夕與玉人相對耶。女亦笑曰。是非倒置。世態盡然。惟守其素者。終能邀福耳。生大嘆服。翌日就馬稱賀。馬形神沮喪。不作一詞。蓋所娶冠軍之女。即前所見。抹巾障袖。而強作媚態者也。笑鞠其故。此女以千金獻主試。列名第一。而馬亦夤緣案首。故適得此寶。生笑曰。邀重名而失厚實。此君自取。夫何尤。馬鬱鬱不得意。居半載。浮海而歸。生篤於伉儷。竟家於海外。不復反矣。

鐸曰。錢神弄人。是非顛倒。豈知造化弄人。更有顛倒錢神之柄哉。然此女出千金裝。不吝意氣。故自不凡。即謂之嘉耦亦可。

荆棘里

會稽周夢荃。襁褓中父客於粵。閱二十載。音問梗絕。周奉母命。往採父耗。水宿風餐。備極勞頓。行兩月餘。去粵界尚遠。忽歧道竄谿谷間。荆棘萬叢。迷天塞地。有衣冠者數輩。躑躅其中。刺足鉤衣。若不覺其苦。周攝衣欲入。見一老人曳杖而來。問客何往。周以尋父對。老人曰。汝孝子也。宜走康莊。不宜入荆棘里。周問若輩何為。老人曰。此輩平日。名利薰心。趨熱路。走捷徑。自矜健步。故爾竄入荆棘。使彼一顛其趾。罔何不覺其苦。曰。世途上皆無形之荆棘。惟旁觀者見之。而入其中者不知也。周曰。翁何不發慈悲願。為若輩一剪除之。老人笑曰。荆棘里。舊有兩徑。吾已翦除一徑。為忠臣孝子往來之地。無如若輩舍正路而不由耳。周詢其處。老人曰。荆棘當前。回頭是路。周一反顧。果見康莊大道。平坦如夷。遂遵道而行。兩旁竹木。秀野可愛。老人曰。此王子罕孝順竹。張茂先交讓樹也。至一渡。曰義渡。中泊一舟。曰慈航。繫繞者皆源頭活水。而波瀾不起。老人挈周登舟。達岸。岸上樹廉石。鐫金碧大字。類蝌蚪書。周不能辨。老人曰。俗傳菩提善岸。即儒家所謂道岸也。又行數里許。至一門。顏曰。不二門。遙望之。平如砥。

直如矢。左右絕無旁徑。老人曰。汝由此而去。無卻步。無歧趨。勉強而行之。可終其身。無荆棘矣。遂去。周由門而入。所履皆石徑。光可鑑影。而無纖毫滑澤。從容翔步。初不甚勞。忽峭巒當前。老樹纏籬。上參霄漢。周攀援而上。脫手墮如落雁。起視之。細草平埤。野花當路。又似別一境界。有負樵者。行吟而過。詢之。乃粵之西山背也。急入城。探父蹤跡。得之毘廬東院。蓋父客遊飄泊。無顏歸里。相見各述二十年事。抱持痛哭。粵人感周之孝。構傳里黨。卹以資斧而歸。鐸曰。康莊大道。即從荆棘中闢之。可知善惡兩途。相去不咫尺耳。危哉。



諧鐸卷五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惡錢

枝江盧生有族兄任狄道州司馬。往依之。而兩月前已擢鎮西太守。囊無資斧。流寓沙尼驛。幸幼習武事。權教拳棒為活。擇前棗樹兩株。圍可合抱。時當果熟。打棗者日以百計。盧笑曰。裝鉤削槌。毋乃太紆。吾為若輩計之。袒衣趨左首樹下。抱而撼焉。柔若蓬植。樹上棗簌簌墮地。眾奇之。旁有一鬚者笑曰。是何足奇。亦袒衣趨右首樹下。以兩手對抱。而枝葉殊不少動。盧哂之。鬚者曰。汝所習者外功也。僕習內功。此樹一經著手。轉眼憔悴死矣。盧疑其妄。亡何。葉黃枝脫。紛紛帶棗而墮。而樹本僵立。宛若千年枯木。盧大駭。鬚者曰。孺子亦屬可教。詢其家世。並問婚未。盧曰。予貧薄。終歲強半依人。未遑授室。鬚者曰。僕有拙女。與足下頗稱良匹。未識肯俯納否。盧曰。一身萍梗。得丈人行覆翼之。固所願也。鬚者喜。挈之同歸。裝女出見於是。父即成嘉禮。明日謁其內黨。有老嫗跛而杖者。為女之祖母。蠻於禿袖。頰而長者。為女之嫡母。短衣窄袴。足巨如籬者。為女之生母。野花堆鬢。而粉黛不施者。則女之寡姊也。盧以女德性柔婉。亦頗安之。居半載。見鬚者形蹤詭秘。絕非善類。乘其出遊未反。私謂女曰。卿家行事。吾已

稔知。但殺人奪貨。終至滅亡。一旦火焚玉石。卿將何以處我。女曰。行止隨君。妾何敢決。盧曰。為今之計。惟有上稟高堂。與卿同歸鄉里。庶無貽後日之悔。女曰。君姑言之。盧以己意稟諸老嫗。老嫗沈吟久之曰。岳翁未歸。理宜靜候。但汝既有去志。明日即當祖餞。盧喜述諸女。女感然曰。吾家制度。與君處不同。所謂祖餞者。由房而室。而堂而門。各持器械以守。能處處奪門而出。方許脫身歸里。否則刀劍下無骨肉情也。盧大窘。女曰。妾籌之已熟。姊氏短小精悍。然非妾敵手。嫡母近日病臂。亦可勉力支撐。生母力敵萬夫。而妾實為其所出。不至逼人太甚。惟祖母一枝鐵拐。如泰山壓頂。稍一疏虞。頭顱糜爛矣。妾當盡心保護。但未卜天命何如耳。相對皇皇。竟夕不寐。晨起束裝。暗藏兵器而出。才離閨闈。姊氏持斧直前曰。妹丈行矣。請喫此銀刀膾去。女曰。姊休惡作劇。記姊丈去世。寒夜孤衾。替阿姊三年擁背。今日之事。幸為妹子稍留薄面。姊叱曰。癡婢子背父而逃。尚敢強顏作說客耶。取斧直砍其面。女出腰間鉞抵之。甫三交。姊汗淫氣喘。擲斧而遁。至外室。嫡母迎而笑曰。嬌客遠行。無以奉贈。一枝竹節鞭。權當壓裝。女跪請曰。母向以姊氏喪夫。終年悲悼。兒雖異母。亦當為兒籌之。嫡母怒曰。奴婢多言。先當及汝。舉鞭一掣。而女手中鉞起矣。格鬪移時。嫡母棄鞭罵曰。刻毒兒欺娘病臂。只把沙家流星法。吐吐逼人。呵之去。遙望中堂。生母垂涕而候。女亦含淚出見。與盧偕跪。生

母曰。兒太忍心。竟欲拋娘去耶。兩語後。哽不成聲。盧拉女欲行。女牽衣大泣。生母曰。婦人從夫為正。吾不汝留。然錢行舊例。不可廢也。就架上取綠沈鎗。鎗上挑金錢數枚。明珠一掛。故刺入女懷。女隨手接取。君然解脫。蓋銀樣蠟鎗頭耳。佯呼曰。兒郎太跋扈。竟逃出夫人城矣。女會其意。曳盧急走。將及門。鐵拐一枝。當頭飛下。女極生平伎倆。取雙鎚急架。盧從拐下衝出。奪門而走。女長跪請罪。老嫗擲拐嘆曰。女生外向。今信然矣。速隨郎去。勿作此惺惺假態也。女隨盧歸里。鬻其金珠。小作負販。頗能自給。後鬻者事敗見執。一家盡斬於市。惟女之生母。子身遠遁。祝髮於葯草尼菴。年八十而終。有遺書寄女。女偕盧迹至尼菴。見床頭橫禪杖一枝。猶是昔年鎗桿也。女與盧皆大哭。瘞其柩於東山之陽。盧墓三年。然後同反。

鐸曰。天之所福。慈孝為先。女知愛母。故不作覆巢之卵。母知愛女。故不作斷頸之鶩。獨是溺於女者。何以不從厥夫。哀其母者。何以不及其父。君子曰。此其所以為盜也。嗟乎。世之不為盜者多矣。而盜且然乎。

奇婚

文登。字道岸。浙之武康人。十七遊庠。聘栢氏。未嫁而夫鬱鬱不自得。浪蹟出遊。將為求鳳計。偶至鳳陽。遇道者於塗。詰其所自。生告以意。道者曰。汝欲得佳婦。此去東南十五里外。往求

之必有所遇。生信之。如所指而行。至則春臺演劇。觀者蜂走蟻聚。無可停趾。迴視垂楊低處。露小紅樓一角。有女子褰簾衣半摺。側面偷窺。粉光黛影。射人雙目。生迴旋顧盼。幾難自主。迨斜日西傾。歌場樂闋。猶仰面空樓。初不覺游人盡散也。忽一人拍肩大喝曰。何物癡兒。窺人閨閣。生視之。岸然偉丈夫。竟拉其臂。強曳登堂。生兩股戰栗。變色欲走。因大笑曰。如此膽怯也。學風狂實相告。樓頭女子。即僕掌珠。君如閨中無婦。願附婚姻。生變懼為喜。唯唯。命時已秉燭。令女子嚴裝訖。與生交拜。擁入閨房。將攀情話。俄母氏招女去。生兀坐燈下。意緒無聊。漏下二鼓。見畫屏東畔。女子獨來對鏡。却翠鳳翹。金雀花雙朶。旋解芙蓉帳。鴛鴦百摺裙。斜倚床闌。脫藕覆襖。雙絲文繡履。兜三寸許軟紅。睡蹊低鬟一笑。先入重幃。生慾燄中燒。不能自制。而登牀急抱之。聞其無人。唯繡枕橫陳。半堆錦被而已。大駭。莫詳其故。擁被孤眠。旁皇終夜。侵曉。女子即來。生詰之。默然不答。至夜。生先匿錦帳中。更闌後。女子衣短紅襖。外繫金鸞紫絡帶。髮惺鬆。作懶裝。兜以皂帕。下體繡裙。不掩露絳。直文羅袴。提縷金鞵。剗襪而來。披幃竟登牀榻。生急捉其臂。隨手轉側。如一團絳雪。飛墮巫山。索之悄然無迹矣。是仙是鬼。益莫測其蹤影。三竿日出。候女不至。女之妹穎姑。偶過其室。生正苦岑寂。於鏡旁。翫毫作字。穎姑睇而問曰。爾亦曾讀書識字耶。生曰。予雖不肖。束髮遊庠。豈有秀才家不讀書識字。

者。頽姑失聲一嘆。生疑之。再三絮問。頽姑曰。吾憐汝青年秀士。死期已逼。尚不自知。生長跪請教。曰。吾家翁媪。專以左道劫人財物。將欲舉事。必先殺一人祀神開路。往往懸姊為餌。名曰夫婦。而實一無所染。吾自有知識。以來見其出袒席而登俎上者。不知幾千百郎兒矣。今夜明星爛時。殆將及汝。生窘極。叩首乞援。頽姑曰。吾何能救汝。欲解倒懸。還須阿姊。生問計。曰。姊所以登牀即遁者。因褥底壓六甲符一通。上纏紅綠絲三十六縷。汝搜括而棄之。彼必不能脫身。苟得成其夫婦。而後以情義哀之。自能免汝於難。生謹受教。頽姑潛引去。生啟視褥底。果如所言。急棄之。入夜女來。伺其緩裝登榻。裸而就之。女意似覺曰。婢子多言。敗我家事。雖然。亦天意也。縱體投懷。竟成歡會。事訖。裸跪牀頭。哀其援手。女曰。百年伉儷。萬死相隨。何待君言。急起以雄雞繫於杖頭。屬生肩荷之。曰。往北約行三十里。俟雞聲一唱。即舍之而走。再行二十餘里。待妾來時。好共發也。生謹記而去。女佯告父。父乃大怒。跨馬欲追。女曰。追之不獲。不如飛劍以斬。父從女言。擲劍於庭。去同白練。亡何。雷光一閃。錚然墮地。血淋漓斑痕猶溼也。時生出北郭門。約行三十里。杖頭雞聲大作。急委之於地。瞥白光下注。而雞寂然無聲矣。又行二十餘里。筋力已疲。憩於樹下。見雲中一鶴飛墜。女已控背而來。斂之一紙鶴耳。笑曰。大劫已過。請歸鄉土。生曰。奈汝父何。女曰。左道無長策。五十里外。不能及也。候曉而

行不匝月。偕歸故里。生鏗戶讀書。暇輒與女藏圖為樂。一日有女子闖然而入。視之。穎姑也。並起問故。穎姑曰。自姊去後。父母強妹為代。妹意不屑為。至達其怒。日遭鞭撻。幸老父赴天魔會去。乘間而逃。復思伶仃弱質。絕無親串可依。故一路問程。相投至此。女大喜。生曰。妹來亦大好。但非鴉非鳳。卿家何以位置。女笑曰。我本無猜。君宜報德。臺上英皇。其例自可援也。即出簪珥為穎姑上頭。穎姑頰頰卻之曰。妹子此來。不過作閒門冷燕。豈求野鴨入鴛鴦隊乎。女以正言論之。始無異議。正叟令交拜。有道者自外而來。笑曰。得婦之言。今頗驗否。生敬謝之。二女相顧駭曰。似吾父之師也。道者曰。然。爾父學仙不成。流為左道。而復借吾教中飛符遁甲諸術。日濟其惡。痛加訓誨。固有悛心。必至一朝翦滅。因惜女子無辜。亦遭慘戮。故引文郎入幕。轉輾相撓。脫汝等於水火中耳。女問父母無恙否。道者曰。此刻一番閒話。即汝全家就縛時也。二女大哭。道者曰。是渠惡報。何哭為。拂袖竟去。後生密探其耗。果於是日。為官軍搜捕。斃首西郊。益信道者之神也。

鐸曰。化人城裏。不少魔關。然鬼母兒孫。終入大菩薩蓮花鉢底。一日迴頭。同依道岸。二女之得脫。是借仙家妙指。而離佛門苦劫者。行險徼倖。今古有幾人哉。

臨潼夏生。名器。通性魯鈍。學操舉子業。每一藝出。羣必譁笑之。偶應童子試。劉襲舊文入邑庠。後赴歲試。自分必居劣等。遇卜者於市。占之。得一識曰。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君子筮之。必得其名。卜者舉手賀曰。君文必冠軍。夏生喜。揚言於衆。衆曰。即學使兩眼盲。觸鼻亦知香臭。三等以下。君冠軍。或有冀也。夏生大慙。時學使某公。奉命督學西安。臨行辭座師某尚書。尚書西安人。意其有心屬士。極力請教。尚書下氣偶洩。稍起座。某公疑有所屬。急叩之。尚書曰。無他。下氣通耳。某公唯唯。以為夏器通必座師心腹人。謹記之。後公按臨西安。果有夏生名器通者。扁試後。細閱其卷。詞理純縵。真堪捧腹。以座師諄屬。不得已。強加評點。冠一軍。案發。諸生大譁。繼思某公本名翰林。閱文必有真鑑。夏生又貧士。絕無關節可通。乃以劣藝而高居優等。殊不解。後公任滿入都。告諸某尚書。尚書茫然。俯思久之。忽大笑曰。君誤矣。是日下氣偶洩。故作是言。僕何嘗有所屬也。某公悟。亦大笑。後傳其事於西安。諸生之疑乃解。噫。以洩氣而獵功名。雖為士林所笑。不猶愈於滿紙銅臭者哉。

鐸曰。古人命名。義各有取。長庚入懷。李名太白。翠微乞嗣。崔號繼郎。高琳應得寶之徵。桓溫叶試。啼之識。吾不知為夏生者。何獨取此嫌名。以為後來吉兆耶。相經云。穀道豐文運。通則功名中人。此為第一嘉名耳。

換形乞身

西蜀李太史墨莊晤於吳江令何君公寓。時衆賓在座。各徵舊事。太史曰。吾鄉有瘋身名金蠻子。挈妻身食於吳。寄宿十王殿左廊下。一日。乞於富貴家。歸而痛哭。妻問之曰。人生等七尺耳。彼饜膏梁衣文繡。日擁嬌妻美妾。以為樂。而我寒餒若此。何狠心閻老不公。一至此哉。已而仍宿廊下。見十王召之入。曰。爾勿怨吾。為爾易之命鬼判。先易其舌。曰。是當日將軍曲良翰用以啖駝峰炙者。爾易之則山珍海羞可長飫矣。又易其肩背。曰。是當日昭王被青鳳毛裘者。爾易之則鸞封艾帶可長御矣。并命易其下體。曰。是當日漢帝入溫柔鄉。占三千粉黛者。爾易之則蛾眉螭首可長擁矣。瘋身大喜。叩謝而出。繼而天曉。妻取殘羹賸飯。以進瘋身。曰。大怒曰。吾將饜珍羞。勿以此汚我舌。繼進以破衲。又大怒曰。吾將被錦繡。勿以此辱我體。妻請讓之。身愈怒曰。我旦晚以金屋貯阿嬌。看汝黃面婆子。何處送衾枕耶。妻駭立請教。身大言以述之。妻大笑曰。若是。則爾猶忘卻一件事。身問何事。妻曰。滿身都換卻。只未換得石季倫豪富命也。瘋身遂語塞。此或太史一時遊戲之談。而世之不為瘋身者鮮矣。

鐸曰。惟瘋故妄。惟妄故愚。閻老作此戲。可以壯妄。太史發此論。可以醒愚。

宜興北鄉有女崇，號菜花。三娘子俗傳五聖第三郎之婦，隨人而遁，逃者，故是鬼，永不入城。惟崇惑鄉間男子，村莊某翁，有子名福郎，春日獨行陌上，見一婦，年齒稍長，而風韻嫣然，於狹岸交臂而過。福郎潛以手按其腕，婦格聲一笑，即攜與俱去。至一處，無門庭堂，但見小斗室中，橫白木榻，榻上衾褥具備，婦曳令並卧，解下體褻衣，迎就之。福郎初發矚，奉刀不中，竅要婦引手導入，勉盡其具，亡何，孩心受困，倒戈直退。婦笑而起，而福郎沈沈睡去矣。翁失其子，尋至陌上，見福郎於菜溝中，赤身酣卧，扶掖而歸。久之始醒，至夕見婦人，舉幃笑入曰：癡郎，郎當敗人，清興令當張旗列鼓，與娘子軍卜長夜戰也。登牀入被，重與交接，而福郎意殊畏縮，婦狂態復作，移盾就矛，相強馳突。福郎三遺矢，復潰圍而遁。婦哂曰：如此教戰，終於怯敵，是疲兵也。悄然出衾而去。明夜復來，攜吞郵膠食之，衝圍掠陣，徹夜鏖戰。婦喜曰：有所恃而不恐，孺子尚可教也。自此無夕不擾，郎即體魁面削，日就柴瘠，符驅術穰，都不驗。時福郎有姊適城中李氏，為五聖第三郎所惑，亦將就殆。塔令健婦黃夜負至岳家，為避崇計。翁方憂子之死，復見負女入門，益增焦急。一更許，見婦入子舍去，少頃，三郎亦至，搜得女擁抱於懷，勢將就淫，忽見婦從子舍出，三郎大怒，捋其髮擲於地下，曰：逃亡婦，吾尋汝十數年，迺宣淫於此，以掌批頰者百數，婦伏地哀泣。三郎顧女，嘆曰：吾淫汝輩多矣，此婦之不貞，亦上天

所以報我也。汝請速歸，仍完夫婦之好。而今而後，吾當斬除惡婦，屏蹟荒山，斷無類入汝家矣。言畢，曳婦竟去，而兩家之崇俱絕。

鐸曰：以崇驅崇，事屬創聞，亦幸其冤家逢袂路耳。艷妻出醜，蕩子收心，有淫行者，盍以鬼鑿

草屨四相公

草屨四相公不知始何名。兄為草屨三相，吳俗於除夕前款神畢，奉草屨三相，祀以香帛。雖非正神，亦堂姑馬公之屬也。弟倚兄勢，擅作威福，為患一方。臨頓里某姓女，幼失父母，十九未嫁，夜見一丈夫，錦袍烏帽，絕類貴官，而下曳草屨一雙，顛躄而來。女驚欲號，而舌已塞口，且四肢疲軟，不能支拒。牽曳登牀，任其輕薄。繼而曰：我草屨四相公也，與汝有緣，能從我當為汝福。天未曙，息息而去。明夜偕四五客來，置酒高會，命女綴於末座。中有一客性憨，跳頻以足下鞢，女雙鴈，羞縮而起。四相覺之，訶詰其客。客曰：尊夫人繡鞞錦襪，祇合偶卑鞞，與草鞋人伴作侶，殊嫌不韻。四相怒目視，旁一客曰：草屨黨固欠風雅，恐近日破鞞黨亦非上客也。合坐拍手大笑。四相意稍解，遂酌大觥為令，而後有戲其新婦者，釐三爵，亡何，客又發狂，剝盃中果，擲女面。四相引杯令釀，客出百錢置席上，曰：予不能飲，願以此贖罪。四相笑納諸袖。眾客曰：鄙哉！百文錢賣新婦，真草屨人本相矣。諱然而起，一聞而散。四相留宿女家。

深以草鞋為辱。轉輒不懌。去四五日不復來。忽一夕。曳吉莫鞞。鏗然而至。翹其足置女膝上。顧盼自豪。曰。吾今而知烏鞞之得勢也。一經著脚。則舉趾高矣。正欲脫鞞就寢。突有黑面赤鼻者。排闥而進。曰。賊狗奴。還我靴子來。四相慌伏地下。黑面赤鼻者。曰。吾鍾某。讀書成進士。故奉上帝命。穿吉莫鞞。以飾觀瞻。汝一市井無賴子。幸乃兄以草鞋起家。即當恪遵家法。守汝敝履。輒敢盜我名器。假冒士林。宣淫閨闈。罪何可恕。命去其靴。以兩手倒持。其足大笑曰。如此一雙泥散。消受得幾許福分。若然一聲。身裂為兩。飽啖之。提靴竟去。女驚絕。半日而甦。後適里中某氏子。勸其一生勿著卑靴。殆有覆車之鑒耶。

鐸曰。白丁愛著卑靴。因此物原不在禁例也。然牛蹄犬爪。何處消此罪過。幸鍾先生長守後戶。不然。登堂入室。不居然履聲素素哉。

訟師說訟

江以南多健訟者。而吳下為最。有父子某。性貪黠。善作訟詞。一日夢鬼役押赴閻浮殿。王憑案先鞠其父。曰。士農工商。各有恒業。爾何作訟詞。答曰。予豈好訟哉。人以金帛啖我。始卻之。而目眈眈出火。不得已諾之。繼鞠其子。曰。是汝之過也。使我生而手不仁。烏乎作狀詞。王曰。爾等挾何術。能顛倒黑白。若此。曰。是不難。柳下惠坐懷。作強姦論。管夷吾愛駢邑。可按侵奪。

田產律也。王曰：是則誣直為曲矣。而拗曲作直則何如？曰：是更不難。傲象殺兄，是遵父命。陳平盜嫂，可曰援溺也。王曰：是則然矣。其如聽訟者何？曰：欺以其方，則顏子拾塵見惑於師。曾母投杼，亦疑其子。况南面折獄者，明鏡高懸，有幾人哉？排之闔之，抵之伺之多，為枝葉以眩之。旁為證佐以牽之。過廉善吏，挾之貪酷吏，夥之。我術蔑不濟矣。王怒，命牛首挾其父，雙眼而斷去其子兩臂，仍命鬼役押回。比醒，父子各如所夢。聞於當事，謂若輩既遭冥譴，訟詞沆可少息。越數日，命胥吏往覘之。見赴愬者捧金執幣，環伺堂下。其父南嚮，跌坐一榻，圍數眼喃喃口授。而其子旁橫一几，以腳指夾五寸管，運寫如風。胥吏歸述之。當事者嘆曰：使州縣盡作活閻羅，此輩亦不能除也。可懼哉。

鐸曰：於易乾上坎下為訟。象曰：天與水違行，嗟乎。彼蒼者天，乃亦當訟哉。吾不知為之師者，順天乎，抑逆天乎。且其繇曰：有孚窒，是故欲無窒者，必求師。

名妓沽名

黃竹浦齋之拔貢生，入都道過吳橋縣。有友人客於署，訪之。友人曰：此間有名妓祝慶娘，曾見之否？黃曰：未也。遂相將俱往。至則粉牆朱戶，不似北地之茅籬蝸壁者。即有一蒼髯奴邀坐獻茶。茶畢，又一老嫗出，略話溫涼，便導入內室。四壁黏名人題贈，中懸二喬觀兵書圖。旁

設烏皮几香鼎筆牀。具備。瓶插紅梅一枝。含蕊未吐。旋有小鬟上前啟白。曰。慶娘苦宿醒。今已起。向窗下理妝矣。乞貴人少俟。久之。又有一小鬟出報曰。慶娘妝已竟。因春倦伏枕少睡。候稍醒。更衣出見矣。察其意似大矜貴者。而黃以候見美人。當俟海棠睡足。姑耐心以守。而目注簾間。不暇他視。又久之。老嫗出捲簾。雙鬟扶慶娘至。黃即睨之。面粉斑斕。脣脂狼籍。纍然碩腹。大如三石缸。大步而前。髻鬢蓬鬆。河漕船過閘。適遂大驚。顧友人曰。名妓若此。羞煞章臺矣。友人自悔言之孟浪。潛遁去。而慶娘殊無媿色。從容謂黃曰。名妓與名士若何。黃曰。等耳。慶娘曰。若然。則名妓之稱。妾何媿焉。夫名士操三寸管。馳騁詞壇。使天下想望風采。亦重其內才耳。妾之浪得虛名者。不在脂粉之假面目。而在牀席之實工夫也。黃呢笑曰。何謂工夫。慶娘曰。有開合。有緩急。有擒縱。是即名士作文祕鑰耳。何問為。黃大悅。遂與纏綿。繼而謂慶娘曰。溫柔鄉洵有真樂。拔西子眉。截潘妃足。割女瑩之陰溝。而無生氣。是猶購十二金釵圖。日偎抱之。不足令人真箇銷魂也。不半月。喪其資斧。未及廷試。狼狽歸。友人知之。嘆曰。今世之翩翩然。號稱名士者。定有一篇假議論。弋名釣譽。不意名妓亦然。黃生適墮其術中。而不悟。是名士之智。又出名妓下矣。哀哉。

鐸曰。唐來名士。言古學者。曰宋唐曰晉。至漢人止矣。而此妓工夫。則天姥之所教。軒皇也。古

歌云。素女為我師。儀態盈萬方。是真古學。是真名士。

泥傀儡

粵西柳州府。有土地廟。廊下塑一神像。貌猥穢。早袍角帶。土人呼為泥傀儡。遇郡守廉。則兩手納於袍袖。如貪黷者。守是郡。則伸手作乞錢狀。先是某公來守郡。黷貨無厭。神出手出袖者一尺。而某公欲自諱。陰使心腹奴。夜詣廟廊。強挽入袖。明日視之。轉益五寸許。且手指堅握。不可開。某公大慙。具牲帛往祭。不旬日。神手頓啟。又數日。漸入袍袖。某公私喜。謂神靈亦受賄賂。而不知已掛彈章。新郡守龐公至矣。龐公名廷驥。予表姑丈。以中書陞主政。外擢郡守。性頗狷介。故神預兆之一日。神手亦漸出袖。公大驚。私自檢察。蓋屬吏餽荔枝兩桶。中納金三百。公不知而誤受也。急反之。神手亦頓縮。由是終其任。不名一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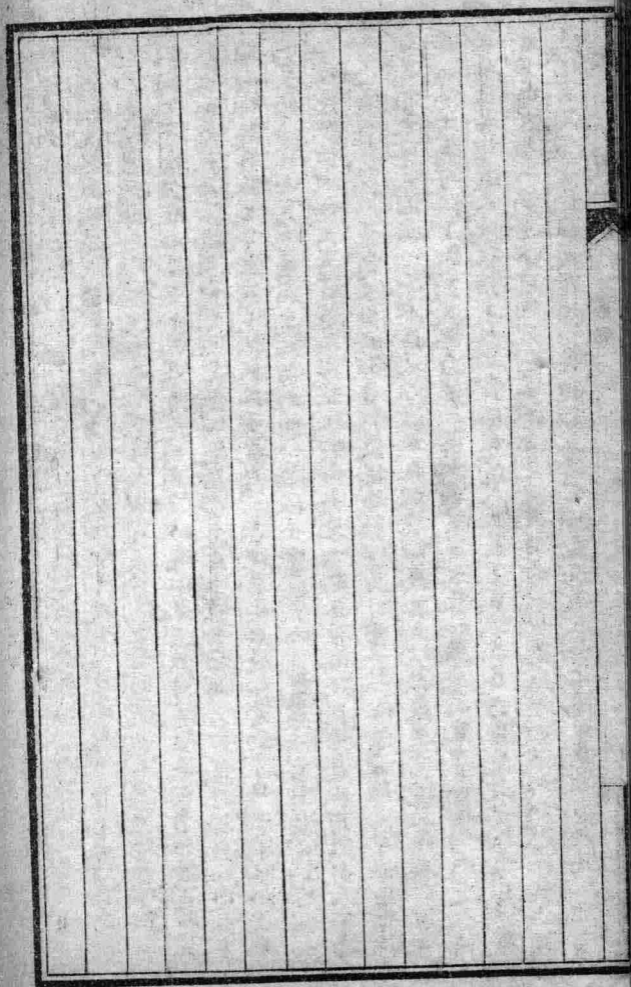
鐸曰。相書言。伸手過膝者必大貴。咄咄傀儡。是大貴神。

石鼯屬

吳門小橋里。弟兄某。春日遊滄浪亭。旋過學署。見碑下鼯屬。不識也。誤以為龜。競摩其頂。曰。汝前生負何重尊。今向人前出醜。若是大笑而去。後值母誕辰。夜演鴻門宴。雜劇羣客在座。忽場上樊增提刀直前。主賓盡失色。大呼曰。我鼯屬神也。本為龍子。上帝憐我有勇無文。故

負石學宮。今稍窺文墨。不幸負形蠢蠢。賊奴誤認為龜。妄加姍笑。汝一市井無賴。平日惟簿不脩。吃飽子亦醉。真所謂神似。非形似者。乃不自量。反謂子人前出醜。今日賀客滿堂。且與爾折證此案。言畢。提刀欲殺。兩弟兄匍伏乞命。客亦代為哀救。因擲而笑曰。留骨而貴。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也。姑赦之。撒手登場。仍演鴻門劇本。依然一樊噲耳。問之亦不肖。吳下喧傳其事。遂置某於不齒。後兩弟兄援例入監。人猶呼為衣錦榮龜云。

鐸曰。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然未免誑而虐矣。



諧鐸卷六

吳門沈起鳳桐威氏著

上清宮除妖

吳郡三茅觀東狄姓為某司馬家之僕。司馬有女祟於妖。百計遣之不去。因書片狀命狄赴龍虎山乞天師治之。至則門庭宏敞。宮殿森嚴。處處懸牌。書神將名守護。司闈者入內啟稟。約兩時許。召狄進見。眾法官擁天師出。虎皮椅坐蓮華帳中。金印寶劍。陳列法座。狄匍伏簷下。呈狀法官。法官轉呈座上。天師細閱一過。搖手攢眉。沈吟良久。與法官耳語。不知作何詞。即以片紙付狄。令上清宮道人作法。狄銜命去。見一道人。布巾短衣。擔糞於野。隨出天師書示之。道人啟視。不覺失笑。曰：天師賣符錄。得錢動以萬計。曾不一注念。至殺生害命事。輒煩我等。亦大可笑。因出一小木盆。注以涼水。取銅鏡仰覆其上。以筆蘸墨塗鏡面。幾徧。亡何。水沸如湯。熱氣一縷上衝霄漢。忽喜然一聲。熱氣下注。水散如跳珠。而盆中已無涓滴。道人曰：除矣。狄喜謂道人曰：歸語主人。必當厚報。道人冷笑不言。斂其具。仍擔糞大步而去。狄遂覆天師命。取路而歸。述諸司馬。司馬家果於是日。是時女室中霹靂一震。下血如雨。而其妖頓絕。後司馬具白金百兩。布袍一襲。親詣上清宮酬謝。而道人終不可見。遂歎息而反。

鐸曰。具大本領者。必不裝大幌子。故布衣擔囊中有拏妖手段。而人乃於富貴中求奇士。是猶向蓮華帳底買符籙也。

森羅殿點鬼

李君名堡。吾鄉名進士也。任甘肅會甯縣令。改補安慶府學教授。了身赴任。而前任眷口未歸。暫寓十王殿廊下。一夕聞殿上人聲鼎沸。李起窺之。見燈燭輝煌。胥吏輩兩班祇候。紫面赤髯。戴冠而帶者。捧冊侍立東隅。亡何。王者冕旒出。次第參謁。王曰。三十年不稽鬼錄。恐滋積弊。今當細核。毋稍隱縱。紫面赤髯者。即捧冊上呈。隨有荷枷帶鎖輩。由東廊魚貫而進。唱名畢。偃蹇從西廊出。繼點句魂簿。唱名再四。無一人應者。王曰。催命鬼八萬七千。何無一人在。紫面赤髯者上前啟白曰。奉後殿轉輪王命。俾男者為醫。女者為妓。盡託生人世矣。王愀然曰。句魂攝魄。冥府自有定限。使若輩流毒天下。恐投到者無已時也。又點餓鬼簿。即有一胥吏趨前跪稟曰。前鬼門關守者。失於防檢。諸餓鬼乘機逃去。今盡偷生陽世。王問在陽世作何事。曰。大半作縣令。王曰。若輩埋頭地獄。枵腹垂千百年。今一得志。必至狼餐虎噬。生靈無噍類矣。胥吏曰。請仍押回可乎。王沈吟久之曰。此亦大費事。能忍飢者聽之。倘餓吻翕張。重者削其祿籍。俾子孫竄入卑田。輕者降作冷官。使凍餓終身。還其本相可也。李伏隙以窺。

不覺失聲大笑。一時燈燭盡滅。殿上絕無聲響。後晤予於秦淮客館。詳述之。屬筆以紀其事。鐸曰。吾聞李君在會甯時。戎服禦賊。頗著勞績。其改就學博。亦急流勇退意也。曾書一聯贈之曰。秀才。有學皆吾輩。俗吏。能修到此官。亦可想見其人矣。此殆其游戲之談耶。

蘇三

劉生名偉。字琬如。己酉。應試白門。寓下家水閣。先是晉陵某公子。費千金定花案。曲中諸妓。有文狀元。文探花之名。文探花者。隨母姓蘇氏。字繡英。以其行三。羣呼為小三云。慕劉生名。乞同邑查君為介。願邀一顧。劉笑曰。琴心粉葬。為嫩香埋。一片秦淮。久已鞠為茂草。安有板橋舊艷。能歌白練裙者。查慙。遞再三。要遮而去。行未數武。值舊識黃生。強邀過寓。甫登堂。見一姬。兩鬟堆茉莉如雪。著蟬翼衫。左右袒露紅牆一抹。下曳冰綃袴。白足拖八寸許蝴蝶履。見客來。不甚酬接。摩兩臂。金條脫。錚然作響。劉厭薄之。黃曰。君勿白眼觀。此秦淮文狀元某姬也。劉笑曰。狀元身價。果是不凡。然君司空見慣。僕不能向石榴裙底。攀高謁貴。忽忽告別。急欲回寓。查曰。未到桃源。何言返棹。劉憤然曰。狀元若此。探花可知。吾甯識英雄於孫山之外。不敢向及第花下。掄才矣。拂袖竟歸。查述諸小三。俛首不語。既而歎曰。前明復社諸君。中周延儒榜進士。比諸佛頭者。真。不。幸。與。若輩。聯名。宜為。英流。唾棄也。撫床一慟。潛潛淚下。

查勸慰迺止。後生試畢，偕查旋里，買棹武定橋東，見一姬病容愁態，臨流倚檻，而衫痕黛影，湖水皆香。劉數目之，顧查笑曰：「何處鶯鴻，翩來洛浦？」查曰：「是即予所薦之文探花也。」劉大悔曰：「因父棄蘭，惡鴟黠鳳，吾知罪矣。」急維舟過訪，並謝前愆。小三曰：「君子觀人，必因其類。」通人持論，不徇於名，但得終邀青眼，亦何恨相見之晚耶？」劉大喜。小三張筵，飲之酒三行，劉避席而起，曰：「僕固鍾於情者，但狹邪之遊，生平未習，今日歡筵，已同祖帳，請留數語，以當雪泥鴻爪。」小三覆素巾案上，劉援筆題水調歌頭一闕曰：「敲斷燕釵股，錦瑟不須彈。嗚嗚兒女思怨，說向鏡中鸞。儂是修文種子，卿是修眉仙史，同押紫宸班。小謫三千歲，來往只人間。蘭檻外，苔砌畔，露華寒。女郎花放，一樹莫近玉闌干。昨日青州買醉，今日青樓買笑，明日買青山。偕隱共卿賦，雙鳳月中還。題畢，榜人競催解纜，與查登舟而去。白下諸名士傳為美談。至有作長歌以紀者，自此探花之名大著，而所謂文狀元者，門前冷落車馬稀矣。

鐸曰：纔出墨池，便登雪嶺，世逢月旦，都自善和坊裏學來。固知名下，觀人必合九州鐵鑄成錯字。若劉生者，可謂能得士矣。

葛九

丁家水閣與劉生同寓者，程生振鷺，程負俠氣，文奇詩奇，作事俱奇。邗溝來一妓名葛九，蚤

歲墮平康。後洗心滌行。剪花賣履。孝養父母。忽二老相繼逝。無力殯葬。不得已復理舊業。好事者述諸程生時大雨盆注。程持蓋著屐。黑夜過訪。葛一見心傾。拂床薦夕。程笑曰。無庸。我非紅樓選夢者。所以冒雨過卿。欲代籌殯葬費耳。葛感且泣下。繼請方畧。程曰。近日冶遊兒。都似盲人瞎馬。奔逐章臺柳下。汝一練裳推髻。雖姿容閒雅。未必有千金博笑者。惟仗筆墨有靈。插標以高聲價。庶幾廣致多金。期於事濟。袖中出硃紅綾數尺。以其行九戲拈九字填金縷曲一闋曰。廿四橋頭步。怪東風等閒吹過。良宵十五。重向十三樓上望。謾掩四圍朱戶。欠好夢十年一度。數遍巫山峯六六。第三峯留作行雲路。雙星照。七襄渡。三三徑裏三生譜。倚花前。闌干六曲。三絃低訴。彈到六么花十八。一半魂銷色舞。添一縷。謝娘眉嫵。卅六鴛鴦。周四角。更二分。明月三更鼓。且莫把。四愁賦。書畢。漏深雨急。葛再三挽袖。拂衣竟回客寓。明日。葛飾以畫屏。張諸客座。好名者爭相傳播。走馬王孫。墜鞭公子。宴無虛日。枇杷門巷。幾與顧眉生。蓮樓相埒。不決旬。積金滿篋。命弟持歸。痊其雙棧。致書招程。滿足不至。一日。曉妝初抹。陪貴客宴露葵軒下。忽遣人齎白木匣至。發之。金翦一枚。僧帽衣履俱備。中有短札一封。曰。古人辱身非孝。吾憐汝愚。姑借辱身。暫行孝道。今事已濟矣。心已盡矣。及早回頭。別尋覺岸。沈淪慈海。墮落花塵。泉下人能瞑目乎。字到速斷業根。退修初服。畫眉窗外。即是選佛之

場打漿湖頭。總屬慈航之路。倘能晚益。許將前愆。毋得狐疑。至同龕縛。葛覽書大悟。對鏡自
截其髮。改妝作比丘狀。貴客遂巡避去。亡何程大笑而來。合掌徑登上座。葛伏地膜拜。程學
老僧宣口偈曰。彼美人兮。人盡可夫。吾今渡汝。超脫泥塗。踢翻桃葉渡。跳出莫愁湖。從今撒
手菩提岸。火裏蓮華何處無。葛受記訖。星夜換舟回揚。捨身曇華上院。後乞韓幔亭寫妓堂
飯佛圖。懸諸淨室。以誌不忘舊德云。

鐸曰。昔下玉京作女道士。間有所主。因知蓮性雖胎。荷絲難殺。亦兒女子故態也。乃片紙飛
來。六根淨削。是兒慧業。定屬不凡。然非當頭棒喝。則柔花弱絮。漂流何底。似此金粉如來風
流。數澤中。當處處買絲繡之。

奇女雪怨

線娘。夏邑士族女也。善詞賦。兼工帖括。每搆一藝。老師儒宿輒斂手曰。女學士易釵而柳。怕
不到玉堂金馬。年十七。父母相繼逝。線娘塊然獨處。隔院為某生別業。庭中玉蘭一本。斜倚
東垣。線娘曉起。摘花其上。某望見之。長揖墻下。線娘赭顏欲避。某曰。僕非宋玉。豈敢妄意登
墻。祇因獨學無師。願作王逸少執轡簪花座下耳。隨出宿課一卷。屬其點定。線娘攜歸內室。
閱其文才華秀贍。間有一二小疵。碍於場屋者。直筆刪去。明日折花墻角。袖而還之。某大感

佩久之蹤蹟漸密。某作踰東家牆而樓其處。子題文批之。線娘作媒妁之言。題文以答。某笑曰：急脈而緩受之，全失命題之旨矣。線娘曰：恐率爾操觚，以後無收束處耳。某覺其言可入。梯垣而過，急捉其臂曰：僕日以師事卿，何不坐我絳帳？線娘薄拒之曰：讀書人最易昧心。一朝倍師，保不作逢蒙殺羿乎？某乃指誓山河，矢盟日月。線娘遂同歡會。朝垣夕室，將及半載。線娘促其妻禽。某口諾之，而遷延不報。後竟議婚他族，結褵之夕，線娘始悉，立墻下望。某一來訣別，而某營鸞鳳新巢，不復記野合鴛鴦矣。線娘憤極，闔戶自經。某聞之，悼嘆而已。後赴試鄉闈，甫執卷構思，見線娘翩然而來。某懼其讎已，覈棘萬狀，而線娘殊無怒容，反為拂紙磨墨，屬其盡心文字，并講解題旨而去。是科領鄉薦，繼應禮部試。線娘復來，其拂紙磨墨一如在鄉闈時。卷中有不受字句，代易之。是科又報捷，殿試二甲。觀政農部，線娘時來曰：汝任京秩，得升斗祿，烏能充官囊？蓋謀作外任，二千石可立致也。某領之。不二年，外擢郡守。某本一介寒骨，驟得專城五馬，駭削小民，私肥囊橐，亡何受盜金縱法事敗。上聞，論棄市。前一日，恍惚見線娘繡巾環領，披髮而來，曰：數年冤憤，而今始得伸也。吾所以佐汝功名者，因書生理首窗下，何處得罹大辟，必使汝置身仕途，迺得明正國法。業鏡高懸，折證正不遠也。歡笑而去。

鐸曰。一事負心。十年既耗。豈知芙蓉鏡下。亦有時為掃眉人。報讎地哉。迺知除名桂籍。尚屬薄倖兒寬罰耳。

達士報恩

平原御史劉公。少孤寒。設帳東村關聖廟。歲暮散館。入城探姊氏。姊以一雞尾相贈。歸而宰之。將為度歲計。適弟子家失一雞。竊議其師。漸至作隱語。疑而詢之。黠者掩口笑。愚者具以實對。公大恚。召諸家父兄輩。市香燭。矢於關聖前。曰。如劉某作不肖。出廟門。即顛其趾。矢畢而出。衣躡於檻。顛而起。足翹如也。眾大笑。公仰天而呼曰。英雄困辱泥塗。不但為羣小所侮。乃至不諒於正神。寬哉。急貨家具得五金。竟赴京都。傭書李蘭臺門下。暇輒發憤攻書。以大興籍入泮。連戰皆捷。不數年。官御史。時天師入覲。以紙書狀乞查舊事。天師中文關聖廟。越數日。覆到云。某年月日。某奉玉帝勅。召赴靈霄殿。議征蚩尤事。不在殿庭。廟後有一老糶。假託神靈。妄踞公座。竊意寒賤中。必無奇士。簸弄狡獪伎倆。以博一笑。已命座下周某發其巢穴。取青龍刀斬之矣。天師述諸御史。星夜告假歸。召舊日父兄輩。尋至廟後。果有一荒塚。陷地七尺許。一老糶斷頭。截項。赤淋淋。卧血泊中。眾疑始解。繼而歎曰。以戲得禍。雖伊自取。而某非此一殺。亦以村學究終耳。功名富貴。何自而來。天下橫逆之加。正小人之所以福君子。

也。此物殆玉我於成哉。急命擇隙地而埋之。樹以片石。號報恩冢。吁。公亦達矣。
鐸曰。英雄當困頓時。良我辱我。皆受恩深處也。不然。淮陰千金報德。何少年之胯。等諸漂母
之飯哉。僕薄兒動以睚眦報怨。道形器小耳。

立家所以報恩。固已然。何似勿殺之為愈乎。或曰。羅之死。死於聖帝。非死於劉公也。嗟
乎。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冥冥之中。負此良友。吾得援此例以責之。受業謝樸附
誌。

夢中夢

曾孝廉赴南宮試。挈一老僕。東裝北上。夜投留智廟時。已昏暮。解鞍即憩。偶步門外。見垂楊
夾岸。長板紅橋。斜橫春水。旁杏花數十樹。有翠鳥啁啾其上。曾踏橋度岸。見一家圍門洞開。
徐步而入。文窗窈窕。繡閣參差。循廊曲折。直達內寢。珠箔數重。瓊鉤斜捲。水晶屏後。設珊瑚
床一具。海紅帳垂垂未下。角枕錦衾。麝蘭噴溢。左橫梳篦小几。鏡匣未收。粉奩半啟。膽瓶內
碧桃小瓣。妥落脂合旁。聞翹鳳聲瑣碎而至。曾驚匿夾幕間。視之閨中細君也。曾問何得來
此。笑曰。郎君新購之別墅。何善忘耶。曾亦不復省憶。聯座狎談。忽外廂馬騰人沸。起詢之。蓋
迎新殿撰赴杏園宴者。曾即跨鞍騎從導去。十里花塵。萬家鈿閣。金鞭玉勒。顧盼自豪。宴罷

而歸夫人迎門相候。焚香爇燭。話昔年寒窗夜讀。相對各有喜色。已而就寢。私念夫人年齒稍長。今富貴若此。何不廣列金銀。以充下陳。方伏枕。即有一人投刺門下。云是富家某交結新貴。特以十斛珠贖美姬四名。備充妾媵。曾大喜。立命召入。亡何粉白黛綠。侍立滿前。燕瘦環肥。並皆佳妙。曾恐夫人嬌妒。引入別院。詢其小字。豐肌者曰娟娟。文弱者曰楚楚。明眸秀靨者曰情桃。垂髮掠作斜髻者曰春柳。某命娟娟展褥。楚楚抱衾。情桃列繡枕。春柳代除冠服。某先裸體入幃。迴視諸姬。紛紛卸裝。解羅襦。緩繡裙。脫鴉頭襪。合歡鞵子。解絳結。提桃花禪。雪肉粉肌。爭來就宿。須臾左香右黛。玉體橫陳。八瓣香蓮。高擡競舉。曾心搖搖不知所向。忽聞脚後夫人高喚。春夢頓醒。因大嗔曰。爾何太絮聒。方便片時。溫柔鄉早入夢矣。夫人亦誚讓。曾憤甚曰。我當日寒賤時。跣步輒加約束。今幸大富貴。漢家自有制度。豈由燕支虎風流。棒喝哉。夫人著衣起。向壁而哭曰。薄倖兒。記否汝失館時。至晚不得一頓粥。拔儂壓鬢。釵質錢易斗米。今驟得志。動輒加白眼。結髮情何在也。曾正以新貴自居。聞夫人摘舊日瑕尤。負氣不肯下。拍枕大呼曰。一副五花話。看汝何顏消受也。忽聞耳畔有笑聲曰。相公夢魔耶。紐枕迴視。一老僕向燈下捉襟捕蟲而已。曾疑神半晌。擁被大笑。僕竟茫然。

鐸曰。人當春夢醒。未有不失笑者。豈知身猶在夢中耶。惟至人無夢。因其無富貴心。亦惟愚

人無夢因其無富貴福

身外身

太史某公未第時聞靈隱寺老僧法瓚得禪門宗旨。投座下乞為弟子。老僧取庚甲布算。良久曰。汝骨相是佛門種子。而命猶當貴。未可躁也。公固夜之笑曰。此干老僧甚事。且領取十二年富貴。迺復來。公涕泣不肯去。老僧擲禪杖逐之。公下階傾跌。旋起遁去。歸而若癡。日則讀書。夜則如依老僧座下。唸經聽講。因復詣之。老僧閉門不納。曰。汝欲向此處討面目。須還我禪杖來。後捷鄉闈。仍詣之。老僧閉門如故。已未南宮報捷。官翰林。繼又主湖北試。入則玉堂。出則絳帳。而蒲團佛火。未嘗一日不在夢寐中。在苒十二年。屈指舊約。乞休歸里。於是星夜馳驛。不一月。已抵浙界。夜宿蒯家旅店。許去靈隱寺。不過十五里。而轉輟伏枕。心急不能成寐。擁被焦思。伸脚忽墜。起視之。則靈隱寺丈室也。一龕燈火。熒熒佛座。百衲禪衣。左縫右結。摩其頂。光滑絕無纖髮。大驚。急詣老僧座下。而老僧閉目垂眉。正當入定。約兩時許。老僧始出定。公伏拜地下。乞求慧指。老僧微笑曰。汝披緇在此十二年矣。至今日尚饒舌那。公頓悟。明日蒯家旅店不見公起。揭被視之。止一禪杖。大駭。徧尋不獲。聞公有老僧之約。蹟至靈隱寺。見公破衣垢帽。居然老衲。問之。曰。昨恐驚汝輩。潛蹤來此。寄語諸眷屬。勿相念也。繼以

禪杖呈公。公笑曰。癡拐兒。十二年富貴。積汝替却。自後謹守禪門。勿再跳入塵寰也。僕從輩不知所云。嘆息而去。

鐸曰。仙家有分身術。而佛門則無益大慈悲。不欲以幻術欺世也。公耶杖耶。非耶是耶。吾何得而知之耶。

香粉地獄

河南楊世綸。世家子。自幼議婚舅氏。會舅氏擢江南郡守。楊奉母命前往就婚。中途病於客邸。病中恍惚。見鬼役持牒來。至冥府。王者勸其里居。姓氏不符。叱鬼役曰。吾命爾句湖南。王士倫。何舛錯至此。痛扶之。命楊仍回陽世。甫下殿。遇亡友殷仲琦。訝其何以來此。楊具告。殷曰。予近在楚江王殿下作錄事。今幸稍暇。汝歸恐未識路。當送汝行。楊大喜。相將俱去。約三里許。見一處文窗繡閣。鱗次而居。門外抹粉障袖者。三三五五。見容不甚畏避。楊異之。殷曰。此香粉地獄也。楊問若輩何人。殷曰。陽世官宰。犯貪酷二字。敗露者。遭國法。稍或漏網。冥府錄其幼媳愛女。入青樓。以償孽債。今之倚門賣笑者。皆閨閣中千金姝也。正嗟歎間。左扉一老嫗出。與殷似熟識者。笑曰。貴人久弗涉賤地。今乘好風吹送得來。迺復過門不入耶。強拉殷袖。不得已。與楊偕入。即有兩粉頭。憨笑而出。爭道寒暄。楊詰其小字。殷曰。此名翠娟。此

名賽奴皆北里中魁楚也。亡何老嫗捧酒看至青衫紅袖團圍錯生酒三行。殷令翠娟歌以侑酒。翠娟轉委賽奴。賽奴面有愠色。翠娟屢促之。賽奴曰：汝倚而翁作縣尉，欺壓我典史女郎。陽世雖有統屬，陰司止叔姊妹禮，無得指揮如意。使人難堪。翠娟面發頰，強以手按拍。歌陽臺夢一曲。賽奴曰：音節乖舛，殊不耐聽。翠娟作色曰：我生長名門，本不習慣，豈似汝父山東販棗漢，買得兩根尖角翅，自將挂杖兒曲，向退衙時嗚嗚口授耶？賽奴語塞，拂袖欲起。殷與楊排解再四，始各安坐。忽門外大譁，鬼役奉閻君命，押一女子新入青樓，披髮嬌嗁，玉容無主。楊急起視之，即舅氏女，已之聘妻也。大駭，詢其顛末。女曰：嚴君受盜金八百，誣人名節，罰奴至此，以填贓款。今君為座上客，甯不一援手？楊商諸殷。殷曰：陰司與陽世異，非賄賂所能通也。僕何能為力？楊焦思無計，憂悶欲死。外傳言九幽殿三舍人來，老嫗肅迎而入。殷與楊皆避席，舍人笑曰：聞汝家新降下一棵錢樹子，特備纏頭錦數端，金步搖一事，與新人定情。老嫗再三稱謝，命女子入室理裝。女子窘極無語，倒地痛哭。楊見此景象，憤談中燒，進退失措。哀殷者為緩頰，殷招嫗入內廂告以意，大有難色。繼唱以多金，老嫗始色解，出與舍人耳語。不知作何詞，舍人悻悻而去。殷亦催楊就道。楊曰：室人不幸，遭此大辱，我何顏再生人世？女亦泣下。殷曰：不及黃泉，何能相見？此中殆有天緣，請先以青樓作洞房可也。命掃東軒，使女

子與楊同宿。自乃偕翠娟賽奴就榻西軒。流連宵旦。幾忘鬼域。一日有黑衣吏持牒而來。謂郡守某捐金八百。設立六門義學。聞君准城隍申報。仍命其女還陽。載以薄笨車。怱怱而去。殷向楊舉手稱賀曰。夫人已去。君亦從此逝矣。遂別姬家。送三四十里。將及旅舍。而反。楊亦恍如夢醒。調養旬日。未裝赴舅氏公署。具問義學之事。舅氏曰。予初有是念。尚未舉行。汝何由知。楊備陳始末。舅氏愕然。越日擇吉成禮。花燭之夕。楊述前事為戲。女堅不肯承曰。君妖夢是踐。妾那得有此。楊惘然久之。而洞口尋春。已無復落紅殷褥矣。

鐸曰。婦女入官為妓。前明酷政。不謂陰司中猶沿是律也。父貪白鏹。女墮青樓。是官費百萬。皆閨閣中纏頭錦耳。然一日回心。千秋保節。陰司律例。雖嚴未嘗不許人自贖免之。

面目輪迴

京江趙生。名曾翼。才華秀美。為藝林器重。而引鏡自照。實慙形穢。因題詩於壁曰。投箋我欲問閻君。面目廬山恐未真。若說左思多陋相。道旁擲果又何人。題畢。憤氣而卧。瞥至一處。類王者宮殿。旁有屋三楹。上懸金字匾額。額曰。面目輪迴。錯愕間。一書生高冠道服。携書兩冊。從內徐步而出。視之。乃故友康錫侯也。康本浙中名士。以丹青作諸侯賓客。趙曾締杵曰。交相見。詢趙近狀。趙亦詰其蹤蹟。康曰。兄不知耶。弟厭世久矣。因生前頗善繪事。被轉輪王徵

作幕客。凡一切衆生。先繪其耳目口鼻。然後降生人世。因出手中兩冊示之曰。兄觀此。即知弟匠心之苦也。趙先觀第一冊。簽曰。貴者相。狀貌類皆醜拙。稍次者亦麻鬍黑胖。繼觀第二冊。簽曰。賤者相。姣好如婦人女子。眉目間雖之秀氣。而各有一種顧影自憐之態。因慨然曰。兄操造化之權。何貴賤易形。美惡倒置若此。康哂曰。兄何見之卑也。當世臺閣諸公。內美定有可觀。豈必藉外貌尊顯。惟貧賤者流。困乏不能自立。俾得一副好面目。上可以沐貴人光寵。下亦插身粉黛場中。竊斷袖分挑之愛。此予救世之婆心。造形之善術也。且如相君之面。貴不可言。使但修容飾貌。取悅目前。恐亦長貧賤耳。何能拔幟詞壇。拾科第哉。趙曰。君言過矣。自古安仁花縣。叔寶羊車。留侯貌如好女。豈盡長貧賤者。康曰。安仁山公酌酒。千古尚有遺臭。衛叔寶被道旁人看殺。留侯非從赤松子游。恐亦卒繼鐘室之禍。總之求全者必招造物之忌。何如姑留缺陷。為一生享福地乎。趙默然不語。康曰。如願減其福澤。弟尚能為。兄筆削之。趙大喜。求計。康取紫上筆。向趙面目間略加句抹。曰。可矣。趙再請筆削。康曰。弟與兄交好十年。不忍使兄竟作餓殍相也。談論間。忽聞呵殿聲至。趙皇遽而出。尋亦驚醒。嗣後面目漸佳。文思漸減。躑場屋三十餘年。卒以諸生老云。

鐸曰。衰衰諸公。其相已聞命矣。但未識如何是富貴相。曰。相法有之。成馬驢形者。富古聖如。

周公斷菑孔子蒙俱皋陶削爪傳說植鱗此君袖中粉本當從荀子非相經得來良工心苦毋乃自誇受業陳元璣識

能詩賊

長洲顧蘭峴先生居毛氏廢園杜門卻軌吟詩自娛一夕薄飲而卧聞擊桌聲甚厲醒而視之一人在燈下繙閱詩稿吟咏再四拍案起立曰妙哉青蓮浣花之嗣音也急下床揖之兼叩蹤蹟其人曰實相告予北郭之偷兒也親老家貧無以供甘旨入先生室冀有所獲適見案上詩觸予夙好不覺狂吟有驚台駕先生曰汝既耽此必有以教我因即詩稿評論之曰集中諸作俱有盛唐風格惟春興律中杏花寒食終朝雨楊柳人家盡日風已落晚唐卑調又指其題長恨歌後如何私語無人覺卻被鴻都道士知曰此亦儂薄有傷忠厚李義山薛王沈醉壽王醒非不尖新而終失詩人敦厚之旨先生曰汝論詩已見一斑未識有佳作得賜教否曰自遭家難所作盡投楚炬不得已為先生一吟遂拍手而歌曰索米金門路渺茫空空妙手少年場憑君莫賦高軒過防却明珠失錦囊先生曰如此詩才何落魄至此因嘆曰子不能詩亦不至落魄乃爾也先生尚當勉談論問天已及曉先生具斗米送之曰幸作詩交願留姓氏其人曰莫須莫須自後相逢但呼予為能詩賊可也言畢負米竟去

鐸曰。莊子記詩禮發冢。讀青青之麥章。居然三百篇後嗣音也。偷兒詩派中。此賊其末裔矣。顧橫塘夜出。若戴若思。石崇輩。並具絕世才情。渠僅僅能詩。所以為小竊耳。

識字犬

孩時蓄一小犬。名進寶。繼入書塾。必提抱與俱。偶置案頭。見予讀書。輒注目凝想。若有所得。予奇之。戲書進寶不許入塾六字。黏諸座隅。犬審視良久。垂首喪氣而出。三五日不敢入塾。予呼之始至。益奇之。增其字。曰慧兒。犬搖尾踴躍。作感恩狀。猶名士之愛呼表字也。犬自識字後。頗敦品格。食必擇器。寢必擇地。偶出遊街市。夷然不屑與凡犬伍。殘羹賸炙。蹴而與之。怒自不顧。去里中周孝廉聞而異之。配以牝犬。終歲不與同食宿。犬一無所好。惟好卧塾中。為予守架上書。後予隨先大父宦淮甸。置犬於家。偶遣老僕回。必銜衣若問訊者。出平安書示之。始歡跳去。垂二十年。聞其忽發狂疾。見蓋縷者。歡迎。跳過鮮衣華服者。必狂吠。因嘆曰。積怪成癡。畸士類然。然反乎常性。恐自此取禍矣。不半載為東鄰子啖以竹弓而斃。家中人因子恭養。瘞諸桑樹之下。誌以片石。曰識字犬。繼聞北者終日叫號。亦觸牆而死。喟然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是犬其苦而節者乎。或亦識字者狷介之報也。郵信命並瘞之以全是犬之志云。

鐸曰。識字為造物所忌。矧墮畜生道中。敢恃才陵傲耶。反常性以取禍。真覺世之言也。乃始以狂死。繼以節報。或造物忌其生。不忌其死耳。鶴雖掛牌。犬不識字。一番冤獄。全賴不識字救解。若以此犬當之。未免試宸濠之劍矣。犬而識字。誠為禍階。

